

紅末雁

父華石



行印扇書畧世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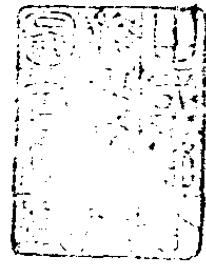
JUN 23 1945

854.6

350-2

2

雁
來
紅



三
幕
開
劇



3 0614 2554 6

劇中人物

金問陶

順才

金太太(周瑞珍)

張頤年

金明明

朱廷元

周蓮珍

方同生 巡官

馮小平

袁壽生 警察

陳文奎

金海 警察

吳錦文

祥福

李漢昌

銀妹

第一幕

金問陶家的客廳，有二門，一通外，一通其他各室。

金家的人正在等着，一位客人來吃晚飯。明明彈着鋼琴，小平坐在她身旁。金問陶夫婦在下着棋。

祥福引張頤年上。張是六十以上的人了，手裏捧着一束花。

祥 張科長。（琴聲止。祥下，金夫婦起立迎接。）

金 張科長，請進。

張 今兒是你們兩位結婚一週年紀念，請我這媒人，是不是？

金太太 不敢說請，隨便喝杯兒酒。

張 哈哈，讓我猜着了。我也帶着禮物來了。我自個兒種的雁來紅！

金太太 謝謝您！可別讓我們搶了您自己心愛的花兒。

張 沒有的話。別的花兒老了殘了；獨有這雁來紅，愈老心裏愈紅，所以在各種花兒中，我最喜歡它。

金太太 （接過花，要去放在瓶中）謝謝您！

平明 （湊近）這叫什麼花兒？

張 這就是從上海來的那位少爺？



金太太 (尚在插花) 叫張伯伯呀!

平 張伯伯。

張 這兩個孩子倒是天生一對兒。

金太太 (搶救) 小平兒小得多了。

張 (撫弄着平) 你今年多大了? (金太太有些窘, 注視着平)

平 媽, 十五歲不是?

金太太 (放心) 一點兒不錯! 你看你連自己的歲數也問起我來了。

張 十五歲長得真高大呀!

平 民國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卯時生的, 屬龍。

金太太 張伯伯又不替你算命, 你報生辰八字幹麼?

平 好讓張伯伯知道我沒有撒謊呀。

張 這孩子真好玩兒! (走向棋桌) 這是什麼棋呀?

金 叫跳跳兒棋, 跟小平兒學的。

張 原來是從上海帶來的新鮮玩意兒。我也來學學。

金太太 張先生, 請您歇一會兒, 我進去招呼他們預備酒吧。

張 您別太忙了。

(金太太下。進門後喊着「小平兒」「明明」小平與明明跟下。)

張 還有別的客人嗎？

金 沒有旁人，就請您一位。我太太的妹妹說好今天從青島來的。

張 你還有一位小姨子，倒沒有見過。

金 我也沒有見過。按時候這會兒該到了，想是火車誤了點。

張 老金，說起來，今兒你請請我這媒人也應該。沒有我，你想你有這樣一位漂亮太太嗎？有這樣一個現成兒子嗎？

金 全得謝謝您。小平兒可真好玩兒！你別看他才十五歲。他在街上走路的勁兒，在飯館裏對付伙計那神氣，嘿，你我都沒有他在行！

張 剛纔聽他說話，真有他的。養兒子跟種花兒一樣，就養個有趣兒。

金 對呀，全養個有趣兒！可惜小平兒只是來看看他媽的，不久就要回上海的。

張 要回上海？他媽肯嗎？

金 馮家不肯放他，他媽也沒有辦法。

張 當初我做媒的時候，該把小平兒也說在裏面。

金 我那位小姐也怪你沒有把他說在裏面呢。

張 小平兒來了才幾天，姊妹兩個就那麼好了！他們兩個誰大呀？

金 明明十八歲，小平兒小。

張 剛纔問了的，我又忘了。不過這也只好說說吧了，真要把小平兒說在裏面，那馮老頭兒也不會答應的。媳婦兒要嫁人，按照現代文明法律，老頭兒沒話可說，生氣也沒用，可是孫子到底是姓馮的。他媽剛來的時候，丟不下孩子，老落眼淚，這回孩子走了，不知道她又哭幾天呢。

張 凡事真有個數兒，你先頭那位太太去世以後，多少人要替你做媒，可是全讓你回絕了，大家都以為你不娶了。

金 本來我不想再娶了。

張 你同現在這位太太，真算有緣分。那馮家的老媽子偷了首飾，不往別處跑，偏向北平跑。去年你太太追到這兒——當然那時候她還不是你的太太——又偏會在我們老三那兒遇見了我，破案的又偏輪到你，你說這不是緣分兒！

金 真是緣分兒。你們從前替我做媒，明明哭哭啼啼的，老是不贊成。這一回她不但不反對，反而慫恿我，你說怪不怪？

張 真正的媒人，倒是那個老媽子，你沒有待錯她吧？

金 沒有，我只罰了她二十元，就把她放掉了；而且這二十元，還是我替她付的。

張 你沒有辦她的罪？

金 沒有。並且以後遇到偷竊的案子，我一概從寬辦理。

張 (突然擺出上司神氣) 金問陶，你知道你犯了假公濟私的罪名嗎？那老媽子罪贓俱在，你怎麼好把她放了？

金 是，科長，敝職該死。

張 你說我該辦你什麼罪？

金 聽科長發落。

張 不是我有意同你爲難，不過你這樣一味縱容罪犯，靠了你的緣分，得到第三第四第五個太太，我這做媒人的，怎樣對得起你現在這位太太？

金 是，科長，敝職以後對一切案件，一定從嚴辦理。

(小平上)

平 媽說酒菜預備好了，請兩位進去。(覺得空氣緊張)

張 現在公事已經完畢，我們進去喝酒吧。(走向門)

金 是，科長。(擦着額上的汗)

平 這可怪了，你們兩位玩的是那一套把戲？

金 (低聲) 不是把戲，我們正辦着公事。(張回頭看，金高聲) 小平兒，你吃了沒有？

平 媽怕我見你們喝酒，也要喝，已經讓我同姊姊先吃了。

張 (低聲向平) 剛纔我同你爸爸開了一個玩笑，真有趣兒。(金隨張下)

平 (向內擠眼招手) 來呀！

明 (上) 什麼事兒？

平 (從袋內摸出酒瓶) 他們喝酒，咱們也喝一瓶兒。

明 小平兒，你瘋了！

平 幹麼大驚小怪？媽說我才十五歲，所以不讓我喝。其實——

明 其實怎麼樣？

平 其實——其實我在上海早喝慣了的。我爺爺從來不禁止我。

明 想不到你倒是一個小酒鬼！

平 今兒是你爸爸跟我媽結婚的周年紀念，咱們做子女的，喝點兒酒，慶祝慶祝，還不應該？(喝着) 來，

你也喝幾口。

明 我不會喝。

平 別裝腔了，多少喝點兒。(迫着她喝)

明 有人來了！(平放手，明笑)

平 (張望) 你哄人？

明 真的，我好像聽到張伯伯的聲音。

平 (放下酒瓶) 那張老頭兒算是老幾？

明 他是東單分局的司法科科長。

平 我們那位爸爸，不也是司法科科長嗎？

明 爸爸是副科長。

平 怪不得他要開爸爸的玩笑了。你沒有看見他剛纔的神氣。(模擬着張與金的神氣) 一個「金問陶

你該當何罪」……一個「是科長」哈哈，這老頭兒很有意思！

明 張伯伯是出名的古怪脾氣，專愛種花兒養鳥，局裏的事，倒不大過問，常推在爸爸一人身上。

平 他還喜歡做媒人。

明 有時候。

平 你同我也請他做個媒人吧。

明 (驚喜) 小平兒！

平 你覺得奇怪？

明 我不覺得奇怪，不過——不過——你還是一個小孩兒！

平 你看我的說話，我的思想，我的感情，像一個小孩兒嗎？

明 十五歲，還不是小孩兒？第一，媽那兒就通不過。

平 我媽不敢不答應，她有把柄在我手裏。

明 媽有把柄在你手裏！

平 你別大驚小怪。這是一個祕密，我告訴你，我不止十五歲。

明 你不止十五歲！

平 我媽也不止三十二歲！

明 你們母子二人串通好了騙我爸爸！

平 你別嚷！這是祕密！

明 我早就疑心了的。去年你媽來這兒，我見了你，覺得你同我差不多年紀；今年你來了，問了你，反而小我三歲，我覺得失望極了。

平 那末說來，爲的你同我的年紀差不多，你才慫恿你爸爸同我媽結婚的？

明 那是我的祕密。

平 你的秘密我有權知道。

明 爲什麼？你又沒有向我正式求過婚。

平 這會兒算是我向你求婚好了。

明 求婚是一句話嗎？求婚至少是兩部曲。

平 那兩部？

明 第一是美妙的動作，第二是美妙的對話。

平 啊，我懂得了，我先做第一部。（平跪下，向上伸開雙臂）

明 趕緊接上第二部呀！

平 你是下凡的天仙——你是天仙下了凡——你是我的天仙——

明 說來說去就那末一句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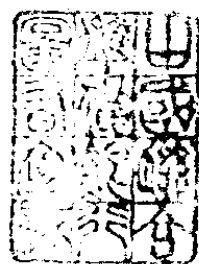
平 我愛你！我愛你！我的天仙，你願意同我結婚嗎？

明 怎麼那樣兒俗氣！你連「終身的伴侶」也不會說嗎？

平 你願意做我終身的伴侶嗎？（等着明的回答）你怎麼不同我的話呀？

明 你還沒有拿手鎗迫我，我怎麼能回你的話？

平 你要是不答應我，我活着還有什麼意義呢？我只好用手鎗自殺了！



明 啊，你真使我爲難極了，我——我——

(銀妹，拿了新衣服上，她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僕)

銀 少爺(摸着平的臉) 怎麼啦！又淘氣了！讓姊姊罰跪了啊，怪可憐的！

明 銀妹，你見了少爺，老是動手動腳的，下次不許！

銀 少爺，不是才十五歲的小孩兒，摸一下臉兒(又摸着) 有什麼要緊？

明 傻子，還跪在那兒幹麼？

平 (起立) 銀妹，你幹麼在這個時候闖了進來？

銀 我是替少爺送新衣服來的。

明 什麼新衣服？

平 爸爸送給我的。(向銀) 放我房裏去吧。

銀 裁縫等着你去付錢，少爺。

平 你告訴明天來收。(銀走向門) 喂，慢點兒，你告訴他明兒到局裏向老爺收去。

銀 是，少爺。(下時在門口羞着平)

明 討厭！

平 你還沒有回我的話。

明 你說到那兒了？

平 我說到那兒了？

明 你不是跪着求我做你終身的伴侶？

平 你要我從頭說起？

明 唔。

平 （跪下）我的天仙，你願意做我終身的伴侶嗎？要是你不答應，我活着還有什麼意義？我只好用手槍自殺了！

明 這真使我爲難極了！我——我——

（金太太上）

金太太 小平兒！你跪在地上幹麼（平起立）你們站着不能玩，一定要跪着才好玩嗎？

平 媽，你誤會了，這決不是玩兒，我正在做着平生最正經的一件事兒。

金太太 幾時見你做過正經事兒？正經事兒也有跪着做的？你別胡說！

平 我沒有胡說，我正在求着姊姊做我終身的伴侶。

金太太 小平兒！你這孩子太胡鬧了！是你姊姊教你的不是？

明 不是我教的，是弟弟自己想出來的。

金太太 他一個小孩兒，怎麼懂得這些？明明，小平兒在這兒多少是客人，你要是把他教壞了，我可不能答應。

明（哭泣）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偏說我教的，媽護着他，欺負我。（哭着下）

平 媽，是我想出來的，你錯怪了姊姊。

金太太 是你想出來的。

（張頤年與金問陶上）

金 小平兒，你怎麼把姊姊鬧哭了？

金太太 我不能留小平兒住在這兒了，明兒我就送他回上海去。

金 爲什麼？剛來了幾天兒！

金太太 你別問。（轉向張）張先生，剛纔我進來的時候，你想這兩個孩子在玩些什麼？

平 媽，我說不是玩兒。

金太太 小平兒跪在地上向明明求婚！

張 孩子長大了，反正要結婚，這會兒先把求婚的手續練習練習，不能算是壞主意呀。

金太太 小平兒是才十五歲的小孩兒，懂得什麼？準是明明教壞的。

張 男的向女的求婚，不是一向由女的教的嗎？哈哈！

(祥福上)

祥 周小姐來了。

金 你妹妹來了。(蓮珍上，一位漂亮的姑娘)

金太太 蓮珍！(祥福下)你怎麼來的那麼晚？等你好久了。

蓮 火車誤了點。(見小平)這就是你的孩子？幾年不見，長得那麼高了。

金太太 (低聲向蓮) 你別問他多大。

蓮 噢！

金太太 (介紹) 這是你姊夫。

蓮 (誤認張爲姊夫，大驚) 啊！

金太太 你姊夫在這兒。

金 (向蓮) 路上辛苦嗎？

蓮 這還像是我的姊夫。

金 (介紹) 這是張先生，我們局裏的司法科科長。(張笑着曲身)

金太太 蓮珍，你不要進去梳洗梳洗嗎？

蓮 (照鏡) 坐了一天火車，臉上全不像樣了。姊姊，我餓壞了，你先替我預備點兒吃的吧。

金太太 你先洗洗臉，我替你預備去。(二人下)

平 爸爸，你看姨媽長得多漂亮！

金 長得不錯。

張 老金，你像是挑錯了人。

平 媽同姨媽話多着呢。咱們來玩一會兒紙牌吧。張伯伯也來。(佈置桌椅)

張 玩紙牌？這一行我不會。

金 孩子教了我一種新鮮的玩法叫「蘇哈」的，很有意思。當然他媽不知道我們是賭錢的，要是知道了，又不得了。

張 哈哈！誰贏了？

金 一直是孩子贏我輸。不過他說等我玩熟了，我也會贏的。

張 這孩子真行！

金 在上海長大的孩子真行我再告訴你一件事，不過你千萬別向我太太提起。
張 好，不提。

金 他說上海有的是發財的機會，只要我肯投資。
張 投資什麼？

金 馬票呀，彩票呀，股票呀……

張 又是上海的玩意兒！

金 還有什麼票什麼票，反正都是票子，我記不清了。你也願意試一試嗎？

張 都是票子！我不要試。

平 都預備好了，請你們坐下。（坐下，平發牌）爸爸，你借我十塊錢當本錢吧。

金 借你十塊錢當本錢！（金太太與蓮珍上，金起立）想不到你們這樣快。

金太太 你們玩你們的牌吧，不過別教孩子賭錢。

張 哈哈！

金 （向張）噓！噓！

金太太 讓他們玩牌吧。我們好幾年不見了，趁這會兒說幾句吧。

蓮 姊姊，最後我總算訂了婚了。

金太太 跟誰？

蓮 一位教授，名叫吳錦文的。

金 那末恭喜你啦。

蓮 我是在從上海到青島的船上遇見他的，到了青島，不到三天，他就向我求婚。

金太太 他對你怎麼說？

蓮 他說——他說我不答應，他就跳海自殺！我想他當真跳海自殺，不是太不好意思了，所以我就答應了。不過在訂婚期內他禁止我不許同其他男人來往，在他也許爲的是太愛我了，我——我可有點兒不慣。

金太太 不許你同其他男人來往算得什麼？我的事才糟呢。

蓮 什麼事？那姓金的混蛋？

金太太 不是，你姊夫待我不能再好了。

蓮 那末什麼事？

金太太 你聽呀！你知道你先頭那位姊夫死的時候，我的年紀正是上不上下不下。

蓮 姊夫死了不是三年了嗎？我記得那時候你是三十四歲。

金太太 可不是嗎？三十四歲正是我說的不上不下的年紀。說年輕，不太輕，說老當然說不上。我傷心極了。後來——就遇見你現在這位姊夫。

蓮 當然你要再嫁？這是什麼年頭兒，誰高興守那末三十年四十年的寡？

金太太 我就是那末想的呀！你姊夫待我真是太好了，而我呢，誰見了都說我不像上了三十歲的人。這就使我爲難極了。

蓮 有什麼爲難再好沒有了！

金太太 倘使我把真的年紀告訴了他，他一定要感到失望的。使這樣的好人失望，我無論如何不忍心。所以我就瞞下了五歲，在我們的結婚證書上，我讓他們填了三十一歲。

蓮 這有什麼關係，女人瞞年紀，不是挺平常嗎？

金太太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情別扭着呢。你可記得我那一年嫁給姓馮的？

蓮 我記得，不正是二十年前？

金太太 對呀，可是沒有十二歲的新娘。

蓮 噢，我明白了，你把結婚的年數縮短了五年，你說嫁給姓馮是十五年前的事。

金太太 我不能不這樣說呀。

蓮 這樣不是很好，你又何必擔憂？

金太太 我的天呀，你還不明白！你剛纔不見我那孩子，長得那麼又高又大，可是我只能說他只有十五歲，多一歲都不成。你想這多窘！我一見孩子嘴唇上的鬍子，一天比一天黑起來，我心裏就別別的跳。

蓮 孩子自己覺得怎麼樣呢？

金太太 孩子總算難爲他了，他說媽的事總歸幫忙，所以他自認只有十五歲。不過這麼一來，他吃的

不合他的胃口，玩兒的不是他喜歡的，讀的書他覺得沒意思。他的志向，他的欲望，一直趕在他的年齡的前面。他愈往前跑，我愈覺得難過，像是我害他少活了五年似的。

蓮 何至於那樣兒？

金太太 雖說不至於那樣兒，可是如果他活了一百歲，計文上不是只能寫享壽九十五歲？

蓮 你這話也對。

金太太 還有更爲難的呢。這孩子長得不難看，舉動又大方，誰見了都喜歡他，尤其太太小姐們。她們見了他，不是摸摸他的臉兒，就是拍拍他的肩膀，甚至於拉着他，抱在懷裏。連明明——

蓮 誰是明明？

金 噢，你不知道，明明是姊夫前妻所生的女兒，今年十八歲了——連明明同女傭人見着，他也是這樣兒。我見了一肚子氣，可又說不出口。小平兒是二十歲的人了，這不是太不像話了！

蓮 他們不知道他已經是二十歲了。

金太太 不過她們該猜得出來，我看她們心裏把不得他是二十歲。剛纔你沒有來以前，你想明明同他兩個人在幹麼？他跪在地上向明明求婚，想不到當初我說錯了一句話，竟一錯錯到這步田地！妹妹，你趕緊替我想個辦法吧。

蓮 姊夫既然待你不錯，你不能索性向他說穿了嗎？

金太太 那不行，我不敢。

蓮 爲什麼不敢？

金太太 告訴了他，以後的日子，教我怎麼過？

(牌局散了。)

張 (怨聲) 不來了，不來了。錢都輸光了，還談什麼撈回本兒？

金 我也輸光了。小平兒可以借我們錢。對嗎，小平兒？

平 (冷淡) 行，可以。

張 這孩子太厉害了，我抵不住。我活到這樣大的歲數兒，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會賭錢的孩子。金太太，再會！

金太太 這樣早就走了？

平 (對金) 輸贏有什麼關係，最要緊的是輸得漂亮。那老頭兒——

金 你送送張伯伯。

張 老金，明兒見啊，我連回去的車錢都沒有了。

平 我來替你付好了。

張 謝謝你，我還是走我的。(下)

(祥福端盤上，盤內有四封信。)

平 (對祥) 有我的信嗎？

祥 有一封。

平 (取信) 啊，春明飯店來的！(急急下)

(金太太從盤內取了兩封信，金取了一封。)

金太太 蓮珍，這一封是你的——那姓吳的追得你真緊呀！

蓮 真是錦文寫來的！他知道我上這兒來的。對不起，我要看信了。

金 請。

金太太 對不起，我也要信了。

蓮 請。

金 請。對不起——

蓮 請，別客氣。

金太太 請呀！

(三人同時折信看信)

金太太 局長太太有點兒不舒服。

蓮 倘使那姓吳的這會兒在我眼前，我就打他兩個耳刮子！

金太太 蓮珍，怎麼啦？

蓮 (讀信)「周小姐」——哼，他客氣起來了——「周小姐，你動身前三日我突然發現在我們訂

婚後三日你會對楊守信表示好感，這使我太難堪了。你給我的信與禮物，包括那條你自己繡的領帶，統於一二日內送還。天呀，我同你算是白好了一場。吳錦文。」混蛋，這是什麼話！當初我不該答應，該讓他跳海自殺去的。怪不得他一定要跟着我來。他說是來找一位當律師的老朋友。原來他存心上北平來同我鬧翻的。

金太太 蓮珍，你心裏不必難過，你不好否認嗎？

蓮 (哭泣) 愈否認愈糟，我無法否認呀！

金 瑞珍，陳文奎來了信了。

金太太 陳文奎——陳——這名字聽着似乎很熟。

金 他是我的老同學，一向在上海當律師，上一個月回北平的。昨天我在同學會遇見了他，請他明天來我們這兒便飯，他答應了。

金太太 陳文奎？陳文奎？

金 讓我把信讀給你聽 (讀着)「辱承寵招，不勝感幸。請告嫂夫人弟爲其前夫之老友，小平實爲弟

之寄兒，故彼此皆係熟人，想吾兄聞之，當亦爲之一快！」

金太太（尖聲大喊）啊！

金 怎麼啦？

金太太（故作鎮靜）沒有什麼，不知踩着了什麼東西，腳上扭筋。

金 地上沒有什麼東西。

蓮（低聲向其姊）喂，什麼事？

金太太 孩子的乾爹來了。

蓮 孩子在什麼時候拜的乾爹？

金太太 剛一周歲的時候。

金（看信）信內還說「屆時定當來府一敘故舊也。」好極了。

金太太 把這信封給我看看，我也許認得他的筆跡。

金（把信封給金太太）這還有假的嗎？

金太太 「西單石虎胡同二十四號。」蓮珍，穿上大衣跟我走！

蓮 你瘋了！

金太太 我非預先關照他不可。

蓮 你不能讓他來了再關照他嗎？

金太太 那不行。他也許一進門就說：「金太太，你好！差不多有二十年沒有見你了。」我不敢冒這個險。

金 瑞珍，什麼事兒，你這般驚慌？

金太太 局長太太病得利害極了，頭痛腳腫手軟，我非看她去不可。你看信去。（把信送與金看）

金（讀信）「昨日略受風寒，微感不適。想不日可愈。前見姊所用之手帕，物美價廉，不知何家可購。」

局長太太沒有說頭痛腳腫手軟這些話呀。

金太太 啊呀，我的天，你不能在字句之間，自己去體會嗎？女人生病，照例肯多說嗎？

金 如果你一定要去，我陪你去好了。

金太太 不用你陪，讓蓮珍陪我去好了。

蓮 姊姊，我還沒有吃飯。

金太太 他們怎麼還沒有把飯預備好？蓮珍，你委曲點兒吧。（姊妹二人下）

（小平上）

平 媽同姨媽呢？

金 她們正預備出去。

平 外面已經刮風，快下雨了，還出去？

金 局長太太病着，你媽一定要去看她。

平 局長太太病得那麼利害嗎，今兒晚上非去不可？

金 並不像你媽想的那麼利害。你媽不過去坐在她的床邊上，握住她的手，談談——談談那兒有便宜手帕可買，那一種糖果好……

平 (忽有所悟) 啊，機會來了！我看媽不過十二點，回來不了。

金 也許更遲，要是局長太太的病真是沉重。

平 愈遲愈好。(從金的口袋裏摸出表來看着) 現在是九點一刻。你這表沒有停吧。(把表放在耳旁聽着，同時把金也拖了過來)

金 孩子，當心我的衣服！

平 (把表放回，計算着) 從這兒到局長公館，起碼也得半個多鐘頭，來回就得一個多鐘頭，再同局長太太談上個把鐘頭，一共得三個鐘頭。這還是最低的估計；若照女人們談話的通例，四個五個鐘頭也難說。回頭我告訴祥福替她們僱兩輛兒特別慢車。

金 小平兒，你又在搗什麼鬼？

平 爸爸，我說媽同姨媽都要出去，我們也出去走一走怎麼樣？

金 上那兒去？

平 春明飯店。

金 這會兒上春明飯店幹麼去？

平 喝一杯酒，吃點兒宵夜——那兒的辣子雞嫩極了——慶祝你同媽的結婚紀念呀。

金 我不能去。

平 你不去，爸爸，你就太不聰明了。我一來這兒，你對我說，一切事情，都要老老實實同你商量。現在我

正開始同你商量的，你反而澆我一盆冷水。

金 話倒是有過，不過——

平 一個孩子，到了像我的年紀，如果有一個經驗多世故深的人從旁指點着，那是多麼幸運！

金 我當然願意隨時指點你。

平 那末你不同我去春明飯店，你怎麼能指點我？

金 我可以同你去，不過先得同你媽說明。

平 不能對媽說。

金 爲什麼？

平 我想你不願意媽傷心，我也不願意；如果我們要體貼她，最好瞞着她。你看這信。

金 (接過了信,讀着大驚)「台端欠賬,請即前來清理,否則台端所佔之房間即不再保留,所欠各款,當依法追償。」孩子,你在春明飯店開着房間?

平 算不上房間,簡直是鴿籠子。

金 你要這房間幹麼用的?

平 招待朋友用的。我上海的朋友,聽說我來北平,都來看我;我可不能把他們引到這兒來打攪你。
金 噢,原來如此!

平 所以我在春明飯店開房間,全是爲你着想。

金 小平兒,你太胡鬧了!我可以同你去,這事情解決了,不過我不能騙你媽。

平 你說你到同學會去好了。

金 那不是撒謊嗎?

平 我們真的先到同學會去打一個轉身,不就得了?噓,她們來了!我告訴祥福僱車去。(下)

金 上海來的孩子,真不好對付!這事兒要是讓他媽知道了,她真要瘋了!暫時不說也好,等我同小平兒到春明飯店把賬清了,房間退了,再慢慢兒向他媽提吧。不過我同她說上那兒去呢?同學會?

(金太太與蓮珍換了華麗的衣服上)

金太太 你告訴祥福僱車了嗎?

金 小平兒告訴他去了。

金太太 小平兒怎麼還沒有睡？（小平上）

平 媽，車一會兒就來。

金太太 你怎麼還不睡去？你姊姊恐怕早睡了。

平 她早睡了。

金太太 她今兒晚上一直關在房裏，生我的氣嗎？

平 沒有的話，禍是我惹的，我已經向她陪過不是了。

金太太 難爲你了。

平 媽，我有點兒頭痛。

金 那末快睡去。

平 是要睡去了。媽，姨媽，明兒見。

蓮 明兒見。（金太太與蓮走近窗望着）

金 車怎麼還不來？

金 （近門口）孩子，你撒了兩次謊了。你說你去睡了——

平 我是去睡了——睡一會兒。

金 你又說你頭痛。——

平 提起春明飯店，我沒有不頭痛的。(下)

金 哼，這孩子總有話說。

金太太 車爲什麼那樣兒慢呀！

金 瑞珍，你們都走了，我一人在家太無聊了，我想到同學會走走去。

金太太 同學會？昨兒你不是去過了？

金 今天我還想去一次。

金太太 不行！不行！天天晚上出去，讓小平兒看了，倒是好榜樣！特別是今兒晚上，你非待在家裏不可。

金 (自語) 此路不通呀！

蓮 你幹麼不讓他去？

金太太 他去了同學會，又遇見了那姓陳的乾爹可怎麼辦？

蓮 要是姓陳的在同學會，幹麼我們又上他家找去？

金 那末就追到同學會去。

(祥福上)

祥 太太，車僱好了。

金太太 怎麼那麼慢？

祥 外頭刮風，快下雨了，拉車的都回家了，只剩下兩個老頭兒。

金太太 這兒去局長公館有一段兒路，老頭兒拉得動嗎？

祥 拉得動，就是慢點兒。

金太太 (向蓮) 那麼我們走吧。(祥下) 問陶，明兒見。

金太太 你還是讓我去同學會吧。

金太太 今兒你是個什麼死心眼兒，一定要出去？小平兒的爸爸從來不像你這樣固執。明兒見！(金

太太走向門，金跟著) 你又上那兒去？

金 送你們上車。

金太太 不用你送，你好好兒睡去吧。(推他回去)

蓮 姊夫，明兒見！(轉向其姊) 你幹麼不讓他送？

金太太 怕他回頭吩咐車夫真把我們送到局長公館裏去呀。(金太太，蓮珍下。)

金 不讓我出去就不讓我出去好了，幹麼要說我做壞榜樣給小平兒看？幹麼又要說我同小平兒的爸爸不一樣？這未免太氣人了。

平 (伸入頭) 都走了嗎？(上，穿著新衣服，拿着金的大衣與帽) 你的大衣和帽子。

金 你那兒來的這套新衣服？

平 你不是說要送我見面禮嗎？我想最好的禮物，莫過於一套新衣服，不但我實惠，連你也有面子。我已經吩咐裁縫明兒到局裏向你收賬去了。

金 我沒有說送你衣服，這筆賬我不能付。

平 你付不付，明兒到局裏再說好了。這會兒你先穿上大衣。

金 我問過你媽了，你媽不許我出去。

平 (替金穿大衣) 媽不許你去，你偏去。爸爸，你該爲你的自由而奮鬥呀！

金 胡說！我去了春明飯店，也不見得是我的自由呀！

平 那末你就跟着我去吧。(從袋裏摸出皮包，數着裏面錢交與金)這是在你的抽屜裏發現的，够我們今兒晚上化了。你再等一會，我們就可以走了。(走到桌旁寫着)

金 這孩子，全沒有他辦法。不陪他去，我看他實在太可憐了；陪了他去，明兒他媽知道了，不又要鬧？

平 現在我們可以走了，你把脚步放輕，免得祥福聽見了，又要麻煩。(把寫好的紙條交與金)你把這條掛在門口，我先把燈關了。(平先關去一燈)

金 (讀着)「祥福：我與少爺已去睡了，你把房間收拾好了，也去睡吧。」這全是一遍謊話，我不能簽名。

平 不能說全是說，春明飯店去了回來，我們不是仍舊要去睡嗎？（金把條子掛在門上，平又息去一燈，看着金顯起腳走着）擯住氣，爸爸，當心踢翻椅子。

金 （踢翻椅子）啊唷！

（祥福上）

祥 老爺出去嗎？

金 唔——不出去——街上走一走——也許——一會兒就回來——說不定——不能說是真的出去。（向平）卻是你！

祥 （走到門口，撕下紙條）老爺，這是留給我的紙條兒嗎？

金 （向平）你教我怎麼辦？

平 賞他些小錢。

金 賄賂我自己的用人？

平 當然！

金 那末錢呢？（平從金口袋裏摸出錢，放在他手裏）你說「祥福，今兒是我與太太結婚一周年紀念，這是我賞的，你去買雙鞋穿吧。太太帶着大門的鑰匙，你先睡好了，不用等。」

金 祥福！

祥 是老爺，

金 (給錢) 今兒是我同太太結婚紀念日——你去睡吧——你去買雙鞋穿吧——不用等——太

太帶着大門的鑰匙——

祥 是，老爺，保不出叉兒。少爺，請您在路上好好招呼老爺吧。

平 (扶着金，金呻吟着) 爸爸，你太好了。

金 太好了！你又逼着我去撒謊！

平 不能說是撒謊，祥福真要買鞋，你不見他的鞋前面全破了嗎？

(金與平下)

祥 (數錢) 才兩毛錢！(把錢摔在地下) 明兒我告訴太太！

——幕——

第二幕

春明飯店的一間小餐室，有二扇門：一通裏間，一通走廊，此外還有一扇長窗，窗外是一個狹小的突出牆外的洋台。

侍者順才引小平與金問陶上

平 請進來呀！

順 馮先生，你幾天不來了。

平 今兒晚上我請我的朋友史先生來這兒吃宵夜。

順 史先生！

金 (向平) 史先生還有誰來嗎？

平 沒有誰來了，你就是史先生。

金 噢！

平 史先生，長安銀行的史先生。你告訴李經理，酒要好的。

順 是，(低聲) 李經理說「順才，馮先生是君子人，不過下次再來，你同他說把賬付清，不然的話，請他原諒，只好恕不招待。」

平 那不成問題，你拿賬單來。

順 (把賬單遞上) 一共是四十八元六毛，馮先生。

平 (摸出錢) 全是從張老頭兒跟爸爸那兒贏來的。(數着) 還短十塊錢。老史！老史！(金看着壁上的畫圖)

金 現在到處掛的都是這些光着身子的女人！(慢慢走向洋台，一脚已踏在洋台，順才大為慌張)

順 (急着喊) 史先生！史先生！(但金沒有聽見，順跑去一手把他拉了回來) 史先生，你好險呀！
平 險什麼？

順 這洋台不大安全，下面的橫檔已經斷了。人站在上面，說不定隨時要坍下去的。

平 據你說，你救了我的朋友的性命了。

順 不敢那末說，不過剛纔可真危險。

平 老史，你看他救了你的性命，你還不賞他幾個錢嗎？

金 救了我的命當然該賞錢。(摸着)

平 你的錢在這面口袋裏。

金 (摸出錢) 唔，真在這口袋裏。

平 (從金手搶過了錢) 順才，除去付賬外，除下的是史先生給你的賞錢。

順 (數着) 史先生,這五塊錢是您賞的?謝謝史先生。

金 只有五塊嗎?剛纔好像——

平 順才你再嚕嚕,我要報告經理了。

順 不敢,不敢,馮先生。謝謝史先生的五塊賞錢。(下)

平 (望着順下的門) 混蛋!天下沒有知道滿足的伙計。

金 這兒就是你招待上海來的朋友的地方?

平 不全在這地方。

金 (驚奇) 怎麼,你還有別的地方欠下賬嗎?

平 沒有,就是這一個地方。十二點以前在這兒,十二點以後,免得你們局裏警察老爺干涉,就移到上面房間裏。

金 那可怪了,你媽說你從來沒有夜深才回家的。

平 媽沒有錯,我十點以前準回家,不過——十二點以後,你們睡了以後我又溜出來了。

金 孩子,你太荒唐了!

平 這會兒我是我的朋友老史,我相信你不該對我媽說吧。

金 誰是你的朋友?我非告訴你媽不可。

平 你要是告訴了，你還不如祥福。

金 不如祥福！

平 對呀，不如祥福。半夜裏他起來替我關門開門，他就沒有說過半句話。你做了我的爸爸，可是你這點忙都不肯幫？

金 孩子，你到底多大年紀！

平 不是十五歲嗎？

金 聽你的口氣，看你的舉動，那兒是十五，簡直是五十！

平 噓噓！你這話可不能對媽說。要我是五十，你想媽變成多大歲數兒？她不要氣瘋了？

金 你媽已經氣瘋了！我活了那麼大歲數，從來沒有十二點後在旅館裏胡鬧過一次。倒不及你這十五歲的孩子！

平 這全怪你自己挑選的職業不好，誰教你當警察局裏司法科長？你不能知法犯法呀！

(敲門聲)

平 進來！(李漢昌上，手裏拿着信)經理先生，我的賬不是已經付清了嗎？

李 付清了，謝謝你，馮先生。我是爲另外一件事而來的——(向金)這位是——

平 這是我的朋友史先生——長安銀行的史先生。

李 史先生，馮先生，倘使您兩位方便，我來替您兩位換一個房間。

平 那不行。你不知道我一向是在房裏吃的嗎？

李 是呀，就爲的這緣故所以來同您商量，只限於今兒晚上。有一位十多年不見的老主顧，最近回北平來了，剛纔送信來說要請一位朋友指定要這房間。要是您不信，請您看看這信。（把信遞上）

平 （輕聲讀着）「石虎胡同廿四號陳」（把信從信封內抽出）「漢昌兄 弟 近已回北平定於今晚來

尊處與一友人——吳教授——小酌，請爲保留 弟 十五年前常到之房間爲感，陳文奎敬啓」

（又看信封反面）呵呵，好菜呀，辣子雞，炸裏脊……

李 對，這是陳先生開來的菜單子。

平 好，給你一個面子，不過我看你把我們攔那兒去。

李 我把這兒最好的一間給您兩位，那裏面兒一間。（移着門前的沙發椅）（向金）史先生一向認得馮先生嗎？

金 不才認得不久。

李 馮先生真是一位君子人，年紀輕輕的，可是誰也沒有他老練。（把門開了）請進（金、平、李先後下，李把門向裏鎖上）

（陳文奎與錦文上，後面跟着順才。陳已有些鬚髮蒼蒼，但精神很飽滿；吳較年輕，可是哭喪着臉，顯得好笑。順才

上後就走向另一邊，把沙發椅移回原位。）

陳 老吳進來這地方有十多年不來了。老吳，二十年前我同你初次會見，就在這間房裏，你記得嗎？

吳 我不記得！我不記得！

陳 那時候你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考取了留美的官費，我們山東同鄉會，就在這兒替你送行的，你不記得？

吳 甬提了，過去的事兒甬提了。事情全壞在這留學的七年上。要不留學我的婚姻那會耽誤到今天！

女孩兒們全喜歡年輕的小夥子。

陳 哈哈，哈哈！（順才也笑了）伙計，把大衣拿去掛上！（向吳）抽煙卷兒嗎？（四周審視）十幾年來這房間全沒有變，就是多了這張畫兒。老吳，我希望再過二十年，我們還在這兒敘一次。

吳 （把大衣交給順）你要活那麼久幹麼？我怕到那時候我的骨頭也爛了。

陳 想是你餓了吧，回頭喝了酒，吃個飽，你就活了。伙計，我的菜早定了，你通知他們快來好了。

順 是，一會兒就得。（下）

吳 文奎兄，你勸我的好意我很感激，不過我已經覺得活着全無意義了，恐怕你在枉費心思。

陳 （表示不信）噢！你先把你的事情先說給我聽聽。你說受了一位姓周的小姐的欺騙？

吳 一位叫周蓮珍的小姐，她欺負我得太傷心了。（把頭扭轉，像是在擦眼淚。）

陳 你這樣傷心，想來一定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了。

吳 美極了！美極了！一口又白又細的牙齒，據我研究結果，都是天生的。

陳 配上又紅又嫩的嘴唇！

吳 配上又紅又嫩的嘴唇！

陳 這樣的美人兒，你爲什麼隨便放走了？

吳 天呀，那兒是我放走她？是她把我摔了。我們訂婚三天後，她就拿親自打的絨線背心去送人。

陳 真的嗎？

吳 千真萬確。你記得我們朋友當中有一位楊守信嗎？

陳 記得。難得的好人，他像是比你還年輕得多。

吳 穿着那件絨線背心的就是他。

陳 這混蛋！

吳 我還一直不知道，到前兩天才發現！

陳 所以你下了決心——

吳 跟他同車來了北平，同你這位律師商量。明兒我預備把她寫給我的信，送給我的禮物全部退還她。

陳 你真有志氣！

吳 不是志氣，是賭氣，志氣我早沒有了。我到底是一位教授，（做手勢）我不能明這個台。

陳 哈哈！

吳 我好不容易訂了婚，訂了婚，又遇見這樣一位小姐，文奎兄，你說傷心不傷心！

陳 你大可不必傷心，我也傷心過的；不過我傷心的時候，是在結婚以後，不在結婚以前。

吳 你說是你太太去世的時候？

陳 不是，結婚以後，去世以前。（順才端菜上）菜來了。你餓了吧？

吳 唔，今天一直吃不下，這會兒很有些餓了。

（李漢昌持信上。）

李 陳律師，一向好！

陳 啊，老李這多年不見，你還是老樣兒，一點兒也不老。你手裏拿的什麼？

李 （低聲向陳）有兩位女的，在下面，說要會會您。

陳 兩位女的（接過信，拆開看着）啊，原來是金太太！陳律師：現有要事奉商，若室內無其他客人，極盼與台端作五分鐘之私人談話。金太太！這可怪了，準是老金病倒了，昨兒我就見他氣色不好。老李，請你告訴他們，我立刻下來。

李 外面雨大着呢，您還是請她們上來吧。

陳 也好，你去請她們上來。我請吳先生到別的房屋裏坐一坐好了。你告訴她們請她們放心好了，沒有別的客人，只剩我一個人。

李 是，陳律師（匆匆下）

平 （在裏間內，用筷打着杯盤）伙計！伙計！

順 來了！來了！（急忙下）

陳 老吳，一位老朋友的太太追我到這兒，要同我作五分鐘的私人談話，你看怎麼辦？

吳 沒有關係，我到隔壁房間坐一下好了。

陳 對不起你了。你又是餓了，我告訴伙計把菜端到你那兒，你一人先吃吧。伙計！伙計！

吳 好，我到隔壁去吧。（走到沙發後把門柄轉了幾轉）

平 （在內）誰呀？

吳 裏面兒有人了。不要緊，我總有地方去的。（打門聲，吳後退）

李 （在外）陳律師，您一個人嗎？您的客人來了。

陳 請等一會兒！老吳，怎麼辦？對了，我記得這兒有個洋台，你暫且向那兒躲一躲吧。不會很久的，我想沒有什麼重大的事，不是丈夫病了，就是夫婦吵嘴。

吳 好，就那麼樣吧。

陳 戴上你的帽子。（匆忙取了自己的帽子）

李 （打門）陳律師！陳律師！

陳 一會兒（把帽遞與吳）真對不起你！請你吃飯，反而害你挨餓。（吳戴上帽大得不堪）啊，這是我的帽子。

吳 沒有關係。（開了長窗，下）

陳 （把窗帘拉滿）正好容他一個人。請進來，老李！

（李引金太太與周蓮珍上）

金太太 （興奮）啊，陳律師！

陳 金太太！

金太太 想不到在這兒遇見你！

陳 巧極了。

金太太 這是我妹妹。（陳周相互點首）

陳 請坐。老李，要是我不叫喚，請你告訴伙計不必進來。

李 是，陳律師。（外面大雨聲）

陳 老李，這是什麼聲音？

李 外頭雨下得大着呢。

陳 （驚慌）真的嗎？（向洋台看）苦了他了！（向李）那洋台不通什麼地方吧？

李 什麼地方都不通，除非你站在上面。

陳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李 這洋台不頂安全，保不住要坍的，千萬別上那兒去。（李下。陳顯出極度驚慌。外面來的雨聲。）

陳 （向洋台看了幾眼，擦着額上的汗）金太太，今兒可真巧！

金太太 陳律師，我們先到了石虎胡同，聽府上的用人說你在春明飯店請一位朋友吃飯，我覺得事情太重大了，所以就上這兒來了。陳律師，不會有旁人來吧？

陳 不會——不會有旁人來。（自語）要是真出了毛病——

金太太 （長歎着）啊！

陳 金太太，你是來告訴我問陶突然病倒了嗎？

金太太 問陶病倒了沒有，他在家裏。

（戶外一陣狂風暴雨）

陳 （看窗）啊！他還有性命嗎？

金太太 (大驚) 陳律師！
陳 是金太太。

金太太 真的問陶是留在家裏。

陳 是嗎？今兒晚上我們大家都留在家裏多好！

金太太 (自語) 怎麼那樣兒糊塗！他並沒有老到那步田地。(向陳) 我可以向你擔保，問陶確是好好兒在家裏，這會兒該睡着了。

(小平與金在裏間內笑話聲)

順 (在內) 您二位真會取樂！

金太太 (驚慌) 誰來了？

陳 沒有誰來，裏面一間的客人。(打門聲) 噓——噓——噓！

蓮 姊姊，你快說呀！我們好回家去，我簡直餓壞了。

陳 (從窗窺視) 還好，沒有坍下去。幸虧他是一百磅不到的小個子。啊，他全身都淋濕了！

金太太 陳律師！

陳 (突然離開窗口) 金太太，你有話吩咐嗎？

金太太 陳律師，我們已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

陳 不過一看見你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金太太 那末請你不要看着我好了。

陳 這也是不可能的事。

蓮 (自語) 少說廢話了。

金太太 小平兒一週歲請客的時候，你不是在場嗎？

陳 (心不在言) 是——是——當然。

金太太 那時候小平兒多可愛！

陳 (思想着) 他一定不到一百磅。

金太太 陳律師！

陳 對——對——小平兒一周歲，我是在場。

金太太 (自語) 不但糊塗，簡直是神經錯亂！

陳 唔，小平兒，我記得他。(又想到吳) 他仍舊是那副可笑的哭喪着的臉嗎？

金太太 陳律師！

陳 是，金太太。

金太太 小平兒老是笑嘻嘻的，從來不哭喪着臉的。

陳 金太太你誤會了！我是說——唉——唉——我是說，我不是他的乾爹嗎？我——我送他一隻小兔子，他吓得哭了，不是嗎？（勉強地）哈哈！

金太太（勉強地）哈哈！他過了一天就不怕了。

陳 請你坐一會兒。（走向窗）

金太太 蓮珍，你叫我怎樣開口呢？

蓮 乾脆向他說了，不就得了？坐在這兒看着菜，不能吃，多難受！再坐上一刻鐘，我簡直要哭出來了。

（吳錦文輕輕把窗推開，走了進來，不過仍被窗簾遮沒着）

吳（自語）上了他的當！我連襯衫都淋濕了！還要挨餓！那兒來的兩位女客，儘挨着不走？

金太太 陳律師！

陳 金太太（傾耳聽）似乎沒有坍。

金太太（突然握緊陳的手臂）二十年的老朋友了！老朋友前面，我還隱瞞什麼？我不如乾脆向你說了。

你不是明兒晚上到舍間來便飯嗎？

陳 你早該乾脆說的。

金太太 問陶知道你對於我的過去知道得很清楚。我知道男人們那種望後想的脾氣。明天晚上，你們吃完了飯，抽着煙卷兒，難保你們不談到過去的事情。

陳 老朋友遇見了，敘敘過去的事情，那是再平常沒有了。

金太太 原是平常的事，不過不平常的事，常常由於平常的事引起的。陳律師，萬一你們談到我的事，我能請求你不提及年月嗎？

陳 年月？

金太太 譬如我第一次結婚是民國幾年幾月——

陳 噢噢，我懂得了！這倒是爲難的問題。

金太太 陳律師，反正你不是外人，我索性向你老實說了吧。問陶原是爲辦一件公事同我認得的，不過不久就由公事而變成爲私人的友誼了。從認得到訂婚，前後不滿一個月，你想這有多侷促！問陶做着未來的夢，我呢也覺得做着夢似的。但是一提及過去的事，我就遇到非常的困難。

陳 我不懂得有什麼困難——你的第一個丈夫，老馮是病死的，並非因爲站在洋台上，洋台坍了，或類乎此的事，有什麼不好說得？

金太太 陳律師，你知道我去年結婚的時候，我不過是三十六歲！

陳 （看着金太太發楞）只有三十六嗎？

金太太 當然是三十六歲？你明明知道的，陳律師，你別開玩笑了！

陳 唔，三十六歲。

金太太 那末你該懂得我的困難了。你想想在不滿一個月的時期中，我怎麼能够把三十六年的事都說完呢？過去的事，雖然總是甜蜜的，多說了，可也沒有味兒，不是？

陳 隨便什麼事，多說了就沒有味兒。

金太太 問陶一天到晚又是挺忙的。衙門裏回來已經是很累了，我怎好忍心再把過去的事情去麻煩他呢？

陳 你真懂得體貼男人！

金太太 不是我去體貼他，又有誰去體貼他呢？所以我就犧牲了我的五年的最寶貴的少女時期，——告訴他我只有三十一歲——我第一次結婚是在十五年前——我的孩子，小平兒只不過十四歲！

陳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當證人嗎？

金太太 我的意思只是請你極力避免這些討厭的幾年幾月的話。

陳 不過我怕喝了酒以後，難保不——

金太太 那你放心好了，我隨時會提醒你的。陳律師，你答應了我吧！

陳 讓我想一想。（陳轉身，發現蓮珍在揭開攔在欄上的菜蓋審視着）啊，好辣子雞！
蓮 啊！（扔了菜蓋奔回其姊處，兩人低語着。）

陳 別走別走你儘管看好了。你要嚐一嚐嗎？這事情怎麼辦？我該答應她嗎？老金還矇在鼓裏！要是我不答應，她哭哭啼啼的挨在這兒不肯走。辣子雞差不多已經冷了，冰冷了他（走向窗）不知道他又怎麼樣了，要我時刻提心吊胆，真受不了。（拉開窗一望，見吳已不在洋台上，他搖擺着退了回來。）下去了！——連聲音都沒有——好傢伙！

金太太 陳律師！

陳 這不像是賭氣，他簡直太有志氣了。

金太太 陳律師，你答應我吧！

陳 答應？這會兒我什麼我都答應，金太太。

金太太 啊，我多麼感激你呀！蓮珍，我們走吧。

陳 來，我送你們上車。

蓮 （向金太太）那辣子雞看過去嫩極了。

陳 慢點兒！我簡直一點兒禮貌都沒有，你們回家，好遠的一段路，要是我不請你們吃點兒，老金知道，準不答應。來，坐下來，吃點兒辣子雞，喝杯酒。

金太太 謝謝你，我們不吃了。

蓮 （向金太太）就吃點兒吧，我快餓死了。

陳 隨便好了，這會兒恐怕不早了，我不敢勉強。

蓮 (向其姊) 今兒早晨上了火車，一直沒有吃過；下次你自己試試去，看你餓不餓？

金太太 嘿——嘿——陳律師，事情是這樣兒的，我這位妹妹，她坐了一天的火車，這會有點兒——支持不了啦。

陳 (大驚) 你居然有意思賞臉嗎？(蓮珍望着他，笑着點頭) 好極了！(蓮珍坐下，陳走向棚拿了一瓶酒。)

金太太 (向蓮) 你太不知道客氣了。

蓮 剛纔你說的，陳律師反正是自己人，用不着客氣。

吳 (在窗簾後) 文奎怎麼還不打發她們走呀！(陳開着酒瓶) 豈有此理，她們吃着我的了一份了！(陳

倒酒)

蓮 他幹麼不先給我點兒吃的？

(從裏間傳出碗筷聲，接着是小平兒的大笑聲。)

金太太 (驚奇) 蓮珍，你聽！這可怪了！

蓮 (冷淡) 怪得很。他不能先把辣子雞端來嗎？

金太太 你聽不出那是誰的聲音嗎？

蓮 這會兒除開肚子餓的聲音，我什麼都不聽見。

金太太 也許是我神經過敏了。

(陳垂頭喪氣，從欄上端來了辣子雞。)

吳 (在窗簾後) 他把辣子雞端去了！

陳 辣子雞。(在桌旁坐下，用手撐着頭，金太太與其辣相互看了一眼。)

蓮 (向金) 他不舒服嗎？

金太太 準是神經錯亂——程度想是不淺呢。

蓮 噢！(她輕輕揭開辣子雞上的蓋，嗅了一下，又重蓋好) 沒有筷子。

金太太 你向他要好了。

蓮 你向他要吧。

金太太 我並不餓。

蓮 你是結了婚的。你比較合式。

吳 (在窗簾後) 怎麼不聽見文奎說話呀？

金太太 嗯！

陳 (突然抬起頭來) 唔？

金太太 桌子上沒有筷子。

陳 沒有筷子？對不起，是我忘了。可是筷子又在那兒？

(吳仍在帘後，從縫裏伸出手來，在櫥上拿了筷子，遞給陳，陳後退。)

吳 (低聲) 筷子在這兒！

陳 老吳！你還活着！(他接過筷子，握住吳的手鬆氣) 這一下我放心了！(喜氣洋洋拿着筷走向桌旁) 金太太，真難爲情，我想我是世界上最沒有禮貌的主人了。

金太太 沒有的話，你太客氣了。

陳 (熱心侍候着) 許我將功贖罪吧。你們也許注意到剛纔我那不死不活的樣兒，這是我的怪脾氣；什麼時候活，什麼時候死，連我自己也摸不清。哈哈！(揭蓋) 唔，辣子雞！(把筷遞與金太太)

金太太 謝謝你。

陳 這個地方過去我不知道來過多少次了，可是從沒有像今兒晚上那樣愉快的。

蓮 (感覺她爲什麼沒有筷子) 嗯…… 嗯……

陳 (抬頭思索着) 我第一次來這兒是民國——讓我想一想。

蓮 (低聲向其姊) 我爲什麼沒有筷子？

陳 是民國十年嗎？

金太太 (急把自己的筷交與蓮) 我不餓。

蓮 啊謝謝你

陳 對對，是民國十年。我又糊塗了，對不起。（他正要把筷遞與蓮，可是見到她已在大吃，他驚奇了）我以為我忘了——（把筷遞給金太太）金太太，萬分抱歉。（坐下，自己吃了一塊）啊，全冷了，冰似的。那邊還擱着一盤菜，我去拿來吧。（走向欄。吳又從窗內伸出手，端着一盤菜。）

吳 在這兒！

陳 （接過盤）多謝老兄。（回到桌旁，把蓋揭開）炸裏脊！看過去像是很不錯。可惜沒有椒鹽。這些伙計愈來愈糊塗了，吃炸裏脊，怎麼連椒鹽都沒有？（又走向欄旁低聲向吳）喂，老吳，你知道椒鹽擱在那兒嗎？

金太太 陳律師，你別太忙了。

陳 不忙，不忙。

（吳伸手在欄上摸着一碟椒鹽，放出掌上，伸着手。）

吳 （低聲）椒鹽在這兒。

（金太太正在勸陳自己吃，忽見蓮珍張着口，背向後靠，手執着筷伸在空中，凝視着吳的手。）

蓮 （極度驚嚇）姊姊！姊姊！

金太太 蓮珍，你怎麼啦？

蓮 (連氣都透不過來) 姊姊!

金太太 蓮珍, 你的氣色怎麼那樣難看呀? 難道你梗了嗎?

蓮 (指窗簾) 你看呀。(二人都驚極而號)

陳 不必害怕, 不必害怕, 我——我——

蓮 那是什麼?

(同時)

金太太 是誰呀?

陳 我想我能解釋。請你們暫且不要責備, 等我——喂, 老兄, 請你把那碟子椒鹽收回去好嗎?

蓮 他稱呼他「老兄」, 一定是一位男的了。

陳 是一個男的, 這我並不否認。

金太太 真是男的, 陳律師?

陳 我的一位朋友。他——他——不過等着吃晚飯吧了。

金太太 你的朋友! 蓮珍, 我們快回家吧。

陳 別忙走, 你們聽我說呀! 爲的對於你們兩位不方便, 他才退避到洋台上去的。

金太太 退避到洋台上? 我們當你是朋友, 想不到你竟會欺騙我們。

陳 我寧可犧牲我的性命, 決不敢欺騙你們太太小姐, 至少我預備犧牲我的朋友的生命。

金太太 我同你說的話，他一定全聽見了。

陳 你問問本人吧。喂，老兄，你還躲在那兒幹麼？還不趕快出來替我證明？

吳 (仍在窗簾後) 當然，當然，請兩位放心，我全沒聽見。

邁 (握緊她姊姊的臂) 啊，姊姊！

吳 起先我一直是在洋台，後來全身都淋濕了，才走了進來。

陳 (向金太太) 你聽清楚了沒有？

吳 等到我進來——

邁 (狂似的) 錦文姊姊，就是他！

吳 (濕淋淋，自窗簾後出) 蓮珍！周小姐！

邁 你怎麼會在這兒？你看你像個什麼樣兒？

吳 你問我為什麼會在這兒嗎？周小姐？我倒要請文奎兄解釋一翻了。

陳 要我解釋？

吳 你把我騙到洋台上去淋雨，而你招待着一個女人——一個你明明知道最近把我害苦了的女人，你說你是個什麼意思？

陳 我全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吳 陳律師，你太不够朋友了。

陳 倒是你這種態度够朋友？你不見有女客在這兒嗎？老兄，請你把我的帽子去掉。

吳 對不起，我忘了我戴着帽子。（把帽子摔了，二人怒目相視，咕嚕着。）

蓮 （向其姊）他實在是長得挺漂亮的，這會兒淋濕了，就顯得差了。

金太太 （向陳）請你替我們僱兩輛車吧。

陳 是。

吳 慢點兒，我還有話同周小姐說。

蓮 （向其姊）絨線背心的事（向吳）有話你就說吧。

吳 陳律師，請你到洋台上去暫時避一避，行嗎？

陳 當然不行。

吳 你怕淋雨，是不是你太沒有勇氣了？

陳 事實上這種洋台不適宜於像我這樣的人。

吳 可見得連無知無覺的洋台也不喜歡你。

陳 如果洋台歡喜你，洋台不該讓你淋雨。

吳 到底是誰讓我淋雨的？（二人吵着）

金太太 (向蓮) 夜晚了，我們快走吧。他有話，你告訴他，明兒寫信給你。

蓮 一個人活得多久？信寫來寫去的，我等不及。

金太太 那末你讓他來看你好了。

蓮 他摔了我，我為什麼要讓他來看我，我不願意。

金太太 那末你讓他打電話給你吧，我們家裏的電話號碼是東局六〇五。

蓮 到底你想得出我愛聽就聽，不愛聽我就掛斷他。

陳 金太太——周小姐——噫——我們——

吳 那是陳律師同我——

陳 吳教授同我剛纔因一時的——

吳 不愉快。

陳 由不愉快而轉變為互發脾氣——

吳 在客人前面——

陳 好漂亮的客人——

吳 我們正式向你們二位道歉。文奎兄！

陳 錦文兄(兩人握手) 金太太，現在我可以替你僱車去了。

吳 (把他的帽交與陳) 請你戴着我的帽子去吧。

陳 啊, 謝謝你! (把帽戴上, 可是小得不像樣。他正要走時, 忽然來了敲門聲; 他把門開了, 李漢昌站在外面。)

李 陳律師, 這兒行了新規矩, 酒菜館必須在十二點以前停止營業, 現在已經是十二點十分了, 所以請您原諒。

陳 我們連吃飯的自由都沒有了嗎? (下)

李 這是法令, 陳律師, 我們沒有辦法。(跟着下)

蓮 (向姊) 還是我先開口吧。吳先生, 我有點兒不懂得你。

吳 周小姐, 我也有點兒不懂得你。

蓮 才幾個鐘頭以前, 我接到你的信, 說「天呀! 什麼都完了。」可是這兒我又見你同一個知己朋友喝着酒, 吃着辣子雞享樂。

吳 我沒有吃着, 全讓你吃了, 周小姐。

蓮 無論我吃什么, 你已經沒有權利過問。

吳 別人以為我要解約。

蓮 不是你要解約, 又是誰? 「天呀! 什麼都完了!」不是你說的? (用手巾擦眼淚) 幸虧那封信我還保存着, 你別想賴。

吳 (有些心軟了) 蓮珍,你同楊守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能解釋嗎?

蓮 當然能够,什麼事我都能解釋,只叫我高興。

吳 那姓楊的拿着你送給他的絨線背心到處誇耀着——

蓮 那是我欠他的債務。有一天我同他打賭,我說明天天晴,他說明天準下雨。他說要是我贏了,他送我一副皮手套,一打織花手巾;要是我輸了,我送他一件絨線背心。不料第二天果然——

吳 果然下雨了。

蓮 真下雨了!雖然不能說下得很大。我想債終是債,遲早總歸要還的,不如趁早還了。難道我好帶了債務,進你們吳家的門(哭起來了)我知道我的毛病是太有良心了。

吳 據你說來,我簡直不是人。

蓮 有點兒。

吳 蓮珍,你能把我那封信忘掉嗎?

蓮 那得等着看。(她把頭放倒吳肩上,忽又拾起來)你多濕呀!(她把手巾墊在吳肩上,重把頭放下。她又握了

吳的手,慢慢把它移放自己的肩上)倘使我一開始清理一項債務,你就要吵,我們永遠不會快樂的。

吳 我發誓我不再提那件絨線背心。

蓮 要是你肯永不再提,在結婚前我也決不再還這種債務了。

吳 我的安琪兒！(正要去擁抱她，忽又記得他身上是濕的)。
蓮 別——別——你太濕了。

順 (在門外) 請客人原諒，已過了一刻鐘了。

(金太太一直在沙發上，突然驚起，用心聽着。)

金 (在裏間內) 知道了，知道了。一會兒就走。孩子，你站得穩嗎？

金太太 問陶！

平 (在裏間) 行，行，我並沒有醉。你把那瓶酒喝完了吧。

金太太 小平兒！

順 (在外) 諸位客人，可以散了。

金太太 (自語) 你這欺人的騙子啊！原來這兒就是你的同學會！還把我的孩子也帶到這個下流地方！我先不揭穿他，趕快先回到了家，坐着等他，看他怎麼說。

(陳上)

金太太 車僱好了嗎？

陳 僱好了。

金太太 (急催着) 蓮珍！蓮珍！剛離開了才幾個鐘頭，那裏來的許多話說？

蓮 來了，來了。（對吳）自己結了婚，就不顧別人了。

（吳攙着蓮，陳攙着金太太，正要走時，李漢昌奔入。）

李 （舉手示客，不要聲響）噓！噓！噓！

陳 出了什麼事？

李 警察來了！

衆人 （低聲）警察來了！

李 （低聲）我早警告過你們的。這會兒警察已經到門口了。

蓮 （緊靠吳）錦文，你不再離開我了吧？

金太太 陳律師！

李 請你們別做聲。也許樓下王先生能敷衍他們走。這兒的燈，還是滅了吧，免得他們查到後院，看見上面有光，又要麻煩。

（滅燈）

蓮

金太太

啊！

李 請！出聲！我已經讓警察局警告過一次了。（下）

蓮 (撒嬌) 做人就那麼可憐嗎？連上飯館吃飯都變成罪名了。

陳 噓！別驚慌。我們不過因為太高興了，違犯了警察局規定的營業時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金太太 他們能對我們怎麼樣呢？

陳 最多是抄了我們的姓名和住址，叫到局裏去問一問。

金太太 噢！

蓮 錦文，你幹麼一句話不說？

吳 我覺得抱歉之至。

(順才上)

陳 走了嗎？

順 已經進來了。

陳 混蛋！(向金太太) 我的好太太，在這個時候，你可別暈倒！

(李漢昌急急上，挾着一塊毯子。)

李 他們正到處搜查着，你們躲起來吧。

金太太

啊！

蓮

(一陣騷動聲)

李 他們派了一個人看守着後院，別走近窗。(各人尋覓藏身處，低聲咕嚕着。陳把金太太藏在桌下，用桌布掩護了；他自己躲在掛着的大衣後，吳與蓮蹲在沙發後) 都躲好了？好極了。我叫順才睡在沙發上，那末要是他們問起剛纔的燈光，我就有話好說了。(順才輕輕在沙發上躺下，李把毯子蓋在他身上。李下。)

金太太 (低聲) 蓮珍！蓮珍！

蓮 姊姊。

金太太 你在那兒？

蓮 這兒。

金太太 吳先生在那兒？

蓮 我想蹲在我身旁的就是他吧。

吳 蓮珍，是我。

金太太 陳律師！

陳 (在大衣後) 在這兒，金太太。

金太太 你們可不能私下溜走了，把我一人擰在這兒。

陳 沒有的話，金太太，你放心好了。

蓮 (向吳) 在這樣一個危急的時候，我們能緊靠着，是多麼令人欣慰！
吳 蓮珍，那還用說嗎？

(順才在沙發坐了起來，向沙發後面看了一眼。)

蓮 (驚慌) 啊！

順 (輕聲) 對不住。

(李漢昌上，後面跟着金問陶與馮小平，金牽着馮。)

李 你們再遲一步的話，準給警察碰上了。趕快在這兒找個地方躲一躲吧。(下)

金 小平兒，你說怎麼辦呀？

平 不用慌，有我呢。隨便找個地方躲一躲吧。(金太太從桌下探首觀視)

金太太 問陶同小平兒！

(金馮二人走清，尋覓藏身之所。)

吳 (向平) 走開。

平 噢！

陳 (向金，金正攔索着大衣) 已經有人了。

李 (頭伸入門內) 警察來了。(小平躲到窗簾後，金奔向桌下。)

金太太 啊！

金（低聲向其妻）對不住得很！不過事情實在太緊迫了，我也是沒法兒。我想我是正跟一位太太或者小姐說話吧。請你萬分原諒。（無回音）那孩子不知道躲到那兒去了。啊！太太——唉——小姐，你也許是太慌張了，不過你幹嗎定要扭我的胳膊呀？

（門外一陣脚步声，接着巡官方以同與警士袁壽生上。）

李 方巡官，我說你不必麻煩了，這兒真沒有人。

方 沒有什麼麻煩，李經理。公事就得公辦。我們在後院看見的燈光，就是從這間房來的。

李 也許我們的伙計順才是睡在這兒的，他也許剛睡下去。

方 哼！（從衣袋裏取了手提燈，照着順才，順才鼾聲大作）想是累壞了！

李 大概是吧。

方 （稍稍揭開毯子）他連衣睡的。

李 是的。

方 一向連衣睡的吗？

李 一向連衣睡的，這是旅館中的規矩。

方 唔。爲什麼不許脫了衣睡。

李 爲的早晨起來，可以不必忙着穿。

方 唔，（摔開了毯子）順才，你下樓去，向張巡長報告你的姓名籍貫。當心，說實話。

順 （立刻起來）是，巡官。

李 （向順）你幹麼起來得那麼快？混蛋！（順才下）

方 洋台下面是什麼地方？

李 廚房間的天窗。

方 沒有你的事了，李經理，你下樓到張巡長那兒去吧。

李 是。（下）

方 老袁。

袁 是，巡官。

方 現在你摒住氣，不許呼吸。

袁 不許呼吸？

方 唔。我要聽聽這房裏有多少人呼吸着。可以開始了嗎？

袁 是，巡官。

方 摒住！（袁僵立着，咬緊嘴唇。方用燈在他臉上照了一下，然後繞着室走，傾耳細聽。遇到有人躲藏的地方，他點

點頭，滿心歡喜。袁在苦痛中極力掙扎看，最後他忍不住了，透了一口氣）老袁！

袁（乏極了）是，巡官。

方你仍舊在那兒呼吸，不是？

袁是，巡官。

方回頭你報告巡長，自請處分。

袁我極力掙住，實在是無法再捱了。

方（把燈還給袁）不必強辯，把燈打開。這戶裏至少有六個人躲藏着。（女客先嘆了一聲。蓮珍與吳錦文立了起來，陳從大衣後出現）唔，我早料到的。（當方轉身時金與其妻起立，小平自帘後出，把金藏在帘的另一面，自己回到原處。方似乎聽見什麼，走向洋台，把門關上。突然澎的一聲，方開了門向外看）洋台坍下去了！誰叫你們躲在這兒活該！

金太太 他們摔死了！

方 還沒有，摔在廚房裏去了。老袁，你下去看住他們，不許他們跑掉。

（袁急下）

陳（向方）明兒我報告你們的局長。

方（取出筆記簿）你不必費心，我自己會報告。諸位不用怨我，我不過履行我的職務罷了。

陳 你的職務？你逼迫人從洋台上摔了下去，也是你的職務嗎？你逼迫人摒住氣，不許呼吸，幾乎悶死在這兒，這也是你的職務嗎？你根據那一條法律，你有權把人摔到洋台外去，不許人呼吸？你不知道我一向有氣急病嗎？

方 我並沒有逼他們摔下去，我倒是要他們進來；我也沒有禁止你們呼吸，倒是你們愈大聲呼吸愈好。你的姓名和住址？

陳 咕兒——兒——兒！

方 是一位律師吧？

陳 你怎麼知道？

方 聽你的口氣，第幾條第幾條的。

陳 噢——陳文奎，律師。

方 住在——

陳 石虎胡同廿四號。

方 好地方。

陳 呸！

方 這位先生？

吳 (故想神氣，可又提不起精神) 吳錦文，法國大學學士，美國大學碩士，英國大學博士，青島大學教授，住皇城街皇家飯店。

方 去過地方真不少！現在輪到你們兩位女的了。(金太太靠緊陳，蓮珍靠緊吳。)

蓮 不行！不行！

金太太

陳 好，我來代報吧。

方 姓名與住址。

陳 我來報——唔——唉——巡官——你，你到底要我報什麼？

方 姓名與住址，聽明白了嗎？這位(指金太太)先說。

陳 胡——胡——

方 胡什麼？

陳 胡琴冠。

方 什麼？胡巡官怎麼寫？

陳 唔——唔——彈琴的琴——唔——唔——冠帽的冠。馬廟胡同三十五號。

方 結過婚嗎？

陳 沒有。

方 原來是位小姐。

金太太 (向陳) 你替我提的名字可愛極了，我真感激你！

方 (向吳) 這一位想是你代報了？

吳 (一直與蓮私語着) 是的。這一位是那一位的妹妹。

方 也沒有結過婚？

吳 當然沒有。

方 什麼名字？

吳 沈——

方 沈？

吳 是的，沈，三點水那個沈。

方 (冷笑) 沈什麼？

吳 沈——沈琴章。

方 當然同她姊姊一個住址。

吳 是的，三道灣兒九十三號。

蓮 (向吳) 你說的那地方正是我最喜歡住的地方, 巧極了。

方 現在沒有什麼事了, 諸位可以回家去了。

陳 (知道吳的話已出了毛病) 快走吧, (蓮走向金太太, 二人互抱)

陳 (取了大衣向吳) 你的大衣。

(袁壽生上)

袁 報告巡官, 其他兩個男客已從廚房後溜走了, 看過去他們很像是老手。

方 (頓脚) 混賬!

金太太 小平兒沒有死!

陳 (向站在門前的袁) 走開點兒。

方 (突然) 老袁!

袁 (不動) 是巡官。

方 你去緊跟着這兩位小姐, 看她們的姓名和住址是否與她們所說的相符。當心, 別讓她們溜了。

陳 什麼?

吳

金太太 啊!

蓮

方 這得怪你們自己不好，誰叫你們捏造姓名？我不能忽視職務呀。

陳 我的職務是送這兩位小姐回家。老吳！

吳 有（把大衣放到椅上）

陳（向袁）你讓小姐們走！（陳拉住袁的肩，把他捧到吳身邊。吳又推他到蓮與金太太旁，她們又把他推開。方吹起警笛，戶外立刻有人答應）你們還有人嗎？

方 多的是。抱歉得很，從這時候起你們幾個人已經喪失了自由行動的權利。

陳 你說什麼？

吳 金太太

啊！

蓮

陳 你敢拘留我們一夜嗎？

方 對不住，已經在拘留中了。不過現在已是一點鐘，明兒早晨，第一件案子，就審問你們的好了。

陳 在那兒審問？

方 東單分局。

金太太 誰來審問我們？

方

司法科科长金問陶先生。

(金太太倒進椅裏，蓮珍倒在她懷裏；陳仆在吳肩上海。)

——幕——

第三幕

第一場

東單分局司法科科長室。室內中部有幔幕，幕後爲審訊室。另有一門通走廊。警士金海挾着報紙上，坐下翻閱着，口裏哼着曲子。

司法科書記官朱廷元上，朱是五十餘歲的人了，衣服古舊，但很整潔。

海（見朱立起）朱先生，今兒好早。

朱金科長還沒有來？

海沒有（讀報）「春明飯店客人被拘入警所——今日清晨一時……」

朱我已經看過了，一件侮辱公務員的案子。

海準是一批一向荒唐慣了的人。

朱總是的。

海這批人昨兒晚上在局裏一直吵，吵得局裏的人都不能好睡，當中還有兩位女的，長得好漂亮啊！這個年頭，誰是大家閨秀，誰不是，可沒法兒看了。

朱既然到了這兒，我們就管不得誰是大家閨秀，誰不是。

海 不過沒有到這兒以前，最好還是看一看誰是誰不是，不然的話，難免替自己找麻煩。這件案子是誰經手的？

朱 方巡官（下）

海 我猜是他，別人就沒這勁兒。

（金問陶上，坐到自己的椅上，似乎疲乏極了。他仍穿着昨晚的衣服，不過已經綁得髒得不像樣。頭髮亂蓬蓬的，鼻上貼着橡皮膏。）

海 金科長早！

金 （提不起聲音）唔！

海 金科長，你有點兒不舒服嗎？

金 我沒有病。昨兒晚上——我整夜沒有睡好。金海！

海 是，科長。

金 今兒早晨有誰來探聽過我嗎？譬如說我的太太，她派人來過嗎？

海 沒有，科長。

金 我那孩子小平兒來過嗎？

海 沒有，科長。

金 海 金

（自語）這孩子上那兒去了？（向海）金海，沒有你的事了。

（看着金的樣子，很是驚奇，走向門，把手放到鼻上）這不像括鬚子括開的。（下）

這孩子會到什麼地方去呢？讓我想一想！我們是在那兒分手的？對，在狀元街。我們是怎樣摔下去的？那傢伙幹麼要把洋台門關上？我連忙抱住小平兒，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我記得我們先是摔進一間黑漆漆的門裏，什麼都看不見，只聞到油鹽味兒。小平兒說：「我們摔在廚房裏了，想法子往後門逃走吧。」後來就到了街上，一陣風把我吹醒了一半。我就對小平兒說：「這全是撒謊的結果，下次不許再欺騙你媽了。」我話沒有說完，他就嚷着有人追上來了。我們跑呀跑呀，跑得我頭昏眼花。我記得出了清水胡同，穿過黃瓜兒斜街，到了北大街，在北大街口子上摔了一交，躺在泥水裏，幸虧小平兒好容易把我拉了起來，顧不得痛，又往前跑，跑呀跑呀，一直跑得小平兒也不見了，氣也透不過來了，天也亮了。這會兒全身酸痛。（走向鏡旁）啊呀，我這樣兒多可怕呀！（盥洗着，盥洗後摸着口袋）我的眼鏡兒不見了，準是丟在泥裏了。回頭審問案子，連犯人的臉都看不清，怎麼行呢？倘使給上頭知道了，我這司法科長還做得成？該讓小平兒責備，誰教我當司法科長回到家裏，見了太太又怎麼說？（有人打門）進來？（祥福上）祥福，太太叫你來的嗎？不是，是小姐叫我來問的。

金 祥

唔。少爺好嗎？

祥 我出門的時候，他還沒有回家。

金 還沒有回家？這孩子上那兒去了？太太好嗎？

祥 我想不錯吧，不過還沒有回家呢。

金 蓮小姐也沒有回家？

祥 沒有。

金 準是局長太太病得太利害了，她們脫不了身。想不到我的太太對局長太太這樣忠心！

祥 老爺，小姐吵着問我家裏人都上那兒去了。

金 你怎麼回答的？

祥 我說我不知道。她怪我沒有把實話告訴她。

金 委曲了這孩子了。祥福，你坐車到局長府上，探聽探聽局長太太的病好點兒沒有。要是沒有什麼

事，你就請太太回家吧，並且告訴她，我等局裏案子一問完，我就回家的。

祥 是，老爺。

金 慢點兒，祥福。昨兒晚上我同少爺沒有回家的事，我看你沒有報告太太的必要。太太爲着局長太太的病，心裏已經够煩了，你千萬別去火上加油。其他用人那兒，你也去關照一下，我心裏有數，你懂得嗎？

祥 (含譏嘲的口氣)是老爺。我一定去關照。(從袋裏摸出昨晚所得的錢，用紙包着)不過老爺昨兒晚上的

賞賜，太——太闊氣了，小的不敢受，請老爺收回吧。

金 像你這樣兒的用人，在這年頭兒，真是難得，你居然知道我多給了。不過既然是我的賞賜，你儘可不必客氣，這會兒你趕快上局長府上去走一趟，回來了，我還要重賞你。

祥 是，老爺。(走向門，自語)他叫我不，要客氣，可又不把那兩毛錢還給我，不是又該我倒霉！(祥頓下。金把紙包打開。)

金 怎麼昨兒晚上我才給了兩毛錢！原來剛才的話，他有意損我的。他要是報告了太太——

(朱廷元自審問間上，手裏拿着公事。)

朱 科長，今兒您來得特別早。

金 (一驚)不見得吧——要不然就是我家裏鐘快了。

朱 這是今天早晨要審問的幾件案子。

(金接過公事，因未戴眼鏡，放近放遠都看不清楚。)

朱 (注意到金的情狀，大吃一驚)他跟誰打過架來的？

金 老朱，我看不清楚，你把你的眼鏡借我用用吧。

朱 (把眼鏡除下) 科長的眼鏡打碎了嗎？

金（接過眼鏡）我怎麼把我自己的眼鏡打破？剛纔走在路上讓尋兒手摸去的。（試把眼鏡戴上）啊唷！不行，戴不上。刮鬍子不當心，把鼻子刮破了。

朱 刮鬍子不當心，把鼻子刮破了！（驚奇着，半嚮他又注視到金身上的污泥，金用手來掩蓋）科長，您身上——我身上沒有什麼，沾上點兒爛泥。拉車的不當心，同對面來的一輛車撞上了，車子翻了身，把我擡在泥裏了。

朱 我在局裏二十五年，從來沒有——

金 不要說你沒有見過這樣一個科長？我也沒有。（又試眼鏡）啊唷唷！老朱，不能用，還給你吧。（把眼鏡還朱）你把案子讀給我聽好了，有重大的嗎？

朱 除開春明飯店客人侮辱公務員一案比較重大外，其餘的都是小事情。

金（二驚）春明飯店？

朱 今兒早晨一點方巡官巡查到春明飯店，查出還有六位客人在那兒吃飯——

金 他把他們都帶到局裏來了？

朱 當中有兩個像是屢次犯案的老手，讓他們溜走了。

金 是老手嗎？

朱 唔。不過他們的大衣還留在飯店裏，總有一天破案的。

金 你想爲這點小事情，值得化這樣大勁兒嗎？局裏許多事情，已經忙不過來了。

朱 不過，既然有了線索，我們又何必攔阻呢？

金 當然，當然。

朱 那沒有溜走的四個，現在都拘留在看守所裏。

金 啊！怪不得其他兩個要溜走了。他們犯的是什麼罪名？

朱 侮辱公務員。第一次在春明飯店的餐室裏，第二次在路上汽車裏。那時候車裏一共是五個人：兩

個男的，兩個女的，還有方巡官。

金 方巡官一定受了很大的委曲了。那些人叫什麼名字？

朱 都是有相當地位的人。（讀着）「陳文奎，律師——」

金 陳文奎！我認得陳律師，他是我的老同學。

朱 太不巧了！（讀着）另一個是「吳錦文，法國大學學士，美國大學碩士，英國大學博士，青島大學教

授。」

金 那兩位女的呢？

朱 她們自稱爲「胡琴冠，沈琴章。」

金 （自語）那同我躲在櫃子下面的是那一個呀？

朱 她們報的住址是假的，所以她們的來路到現在不清楚。她們的態度橫暴極了，不像是大家閨秀。

金 (自語) 那扭我胳膊的是琴冠，還是琴章呢？

朱 我特地把這案件提出，因為我想這些人非嚴厲處罰不可。

金 對付那兩個逃走的，不能罰款或警告了事嗎？

朱 我想不行。科長，你想，這些人不但違犯了規定的營業時間，還公然侮辱執行公務的公務員。

(金海上把手裏的名片交與朱廷元。)

朱 從三號看守所來的。(把名片遞與金)

金 (讀着) 「問陶老兄，在吾兄開庭前務請一見，事態嚴重，望兄勿自誤誤人也。弟陳文奎上。」勿自誤誤人，這叫我怎麼辦？

朱 倘使在開庭前科長接見犯人，未免太——太——太平常了。

金 今兒早晨的事件件不平常。我的眼鏡讓弄手偷了，不平常！刮鬍子刮破了鼻子，不平常，車子翻身，不平常！還有更不平常的，這位陳律師我已經請他今兒晚上到舍間去吃飯的。他是我們那孩子的乾爹。

朱 他的罪名太重大了。

金 不過我不但是一個司法科長，同時我還是一個人。朱科員，你說怎麼辦？

朱 既然科長這樣說，我想你可以向你自己請求是否應當接見陳律師。

金 (考慮着) 金科長，你讓我接見呢，還是不讓我接見？他是我的老同學，我們孩子的乾爹。金問陶，你接見好了。朱科員，我已經向自己請求過了，科長說准予接見。(立刻在名片寫着，交與朱，朱又轉與金海，金海下) 朱科員，你別走，你必須站在我旁邊，看我是否鎮靜，堅定，是否鐵面無私；萬一你見我的態度有點兒遊移，或者不平常，你就拍拍我肩膀，提醒我一下。

(朱站到金身旁。金海引陳文奎上。陳的鼻上也貼着一小塊橡皮膏；衣服很不整潔。先是不自然的靜默，接着陳與金都咳了幾聲。)

陳 (自語) 看他那可憐樣兒！

金 (自語) 看他那可憐樣兒！

陳 (自語) 我想他昨兒晚上在家裏，坐着等他的太太等了一夜吧。(轉向金) 噫，老金，你好嗎？
(朱拍了金的肩膀)

金 陳律師，想不到在這兒遇見你，我非常遺憾。

陳 嘿，老朋友，這還用說嗎？我自己也遺憾得很。(坐下，順手牽了報紙) 我想大概已上了報了吧。
(陳看報時，金與朱交頭商議，討論是否應讓陳坐下的問題。)

金 唔！(向金海) 我想陳律師可以請他坐下。

海 他已經坐下了，科長。

陳 （起立，放開報紙）對不起，我忘了我在什麼地方了。在這鬼地方，我想什麼都得按照規矩辦吧。

金 我想是的，陳律師。在這兒我們的地位非保持相當距離不可。（陳鞠躬）坐下。（陳坐下，金拿起案卷）
陳律師！現在我與你說話，你須記得，不是從朋友的立場，而是法律上的一種工具。從朋友的立場看，我也許是，也許不是一個馬馬虎虎的濫好人。

陳 我知道你是最够朋友的。

金 但是從我司法科長的地位說，你不但使我感到驚奇，而且無限的苦痛。

陳 對對，我知道一行有一行的調調兒。

金 （正對着陳）陳文奎！當我見了你——當我見了你——（向朱做手勢借眼鏡，朱脫下遞過去，金帶上向陳看了一眼）啊，噲！（又除了還與朱）陳文奎，當我見了你這種樣子，我覺得你委實太可憐了。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法律知識非常豐富的人，爲了自己行爲上的不檢點弄得身上臉上都是傷疤，鼻子上貼了橡皮膏，衣服弄得滿是污泥，這些都證明你已經違犯了國家的法律。

陳 （轉向金）老金，要是這樣兒的話，當我見了你，當我見了你——（摸出眼鏡想戴）啊，噲！當我見了你，今兒早晨，你自己也不見得了不起的尊嚴。

金 陳文奎！

陳 你像是同我一樣慌張——同我一樣貼上了橡皮膏。

金 陳文奎！

陳 至於衣服一項，你的同我的，似乎都不是新縫的。

金 陳文奎！你不能在這地方亂說，請你尊重我法律上的地位！（金憤而起立，但朱仍請他坐下）朱科員，謝謝你。陳文奎，我的話已經說完了。這次我們見面，雙方都感到苦痛，但你一定要來見我，你是個什麼意思，你說吧。

陳 好，我說。當然你知道不只是我一個人來了這兒吧？

金 （看案卷）似乎還有三個。

陳 是的，還有三個，其他兩個逃走了。不要臉的東西！要是下次我見了他們，當心我打碎他們的腦袋！

金 陳文奎！

陳 我一定打碎他們的腦袋，那時候你又可以忙了。

金 （擺出尊嚴的態度）陳律師，你這不是知法犯法？要是你真能那樣兒做的話，當司法科長的不該是我了。好，你往下說。

陳 姓吳的同我既然到了這個鬼地方，當然只好由你們去處置。不過，老金，這當中還有兩位女的。金 在我們局裏的檔案裏，女犯人並非是不平常的事。

陳 兩個可憐的女人。

金 (看案卷) 胡琴冠，袁琴章。陳文奎，你幹的好事！

陳 吓！我不是爲我自己同老吳向你求情，不過這兩位女的，我請你千萬立刻把她們放了。
(朱拍金的肩)

金 陳文奎，你想在這個地方我是可以賣情面的嗎？

陳 情面！你少說廢話了。先把兩位女的放了是正經。別提她們來審問，別看她們一眼，別聽她們說一句話，要是你不是這樣做，我說，老金，你這輩子就算完了，你明白嗎？

金 陳文奎！

陳 (身子斜在桌子上，手放在金的肩上) 老金，你知道其中有一個已經是結了婚的嗎？
金 當然我不知道。那是更不應該了。

陳 你知道這位太太有一個癡心的丈夫，如果你一定要傳她來審問，一定要她拋頭露面，那末她丈夫的一生的幸福全讓你毀了，老金，你自己積德吧？

金 據你那樣說，我的責任更是重大了，雖然也更痛苦。我要那位糊塗丈夫睜開眼，看看他在家庭中醞釀着的可怕的罪惡。

陳 啊天呀！老金，我警告你，你別太冒昧了；別太冒昧了，你懂得嗎？

金 陳文奎，我們是朋友。你留在春明飯店的大衣，現在由敝局保管着。在你的大衣口袋裏有一張我請你今晚七點半到舍間便飯的請帖；但是我警告你，你很有遲到的危險。我更明白告訴你，你做出了這樣的事以後，我很懷疑我的太太會招待你。

陳 當然她不能招待我了，這不用你來告訴我。

金 陳文奎，所以我以丈夫同父親的資格來教訓你，教訓你同你那些下流的朋友（看案卷）那胡琴冠同袁琴章。你們這一羣男女太不顧廉恥了，你們簡直是名教的罪人！

陳 老金，你少說幾句吧！我告訴你——

金 我不要你告訴我，我的太太早告訴我了。她常常勸我爲着神聖的家庭生活，爲着太太的尊嚴，爲着中國的興亡，我應該嚴厲處罰那些寡廉鮮恥的男女！

朱 金科長，開庭的時間到了。第一件案子，就是陳律師的案子。

陳 老金，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倘使我把這兩個不幸的女人真姓名寫在紙上，你肯在開庭前，跑到沒有人的地方，私下看一看嗎？

金 辦不到！在處理這樣一件罪大惡極的案子的時候，我決不能讓你的祕密消息來變更我的主張！
（朱點頭贊許，金很得意。）

陳 那可逼得我全無辦法了。老金，你既然這般不識抬舉，我就當着大衆把這兩位女的真姓名，老老

實實告訴你吧。你聽着，她們是——

金 金海！陳律師沒有話了，可以走了。（金粗暴的走向陳）

陳 （憤怒）怎麼攔我走？

金 陳律師，我想你我都有事，請你原諒。

陳 老金，你做得太過火了！這會兒即使你跪下來求我把她們的姓名告訴你，我也不說了。你簡直是活該！

金 再見，陳律師！

陳 夠了我——我，一個二三十年的老律師——受你的訓斥，挨你的罵！讓你看得輕！不過我一想，到今兒你家的晚飯，我缺了席，你們夫婦倆口子享受着神聖的家庭生活，哈哈！老金，我可憐你！（與金海下。）

金 啊，難關算是過去了。朱科員，現在我想我可以開始辦公了。我們可以審問去了。

朱 是，金科長。（朱把桌上案卷收集了。金用顫抖的手倒了一杯茶喝着。）

金 我想我對於維護神聖的家庭的生活，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朱科員，你說是嗎？

朱 是，金科長。我代表全國的丈夫，向科長致謝。

金 朱科員，請你扶我一扶。我像是有病似的，剛纔同陳律師一談更使我支不住了。

(朱扶着金，正要進審問間的時候，祥福急急上。)

祥 老爺。

朱 你有話回頭再說，這會兒老爺要到庭上去了。

祥 局長太太說這兩星期來她一直沒有會見過太太。

金 太太同蓮小姐不是昨兒晚上上局長府上去的嗎？

祥 她們也許還沒有到。

金 還沒有到！胡說！

順 不敢胡說，老爺的的確確沒有去。

金 朱科員！準是出了什麼事了！我太太昨天晚上離家的時候，好好兒的，同平常完全一樣，到現在一

無消息，你說不是出了事嗎？

朱 請科長不必着急，犯人們都到了，等科長去審問。

金 你怎麼能叫我不着急呢！快，趕快通知偵探長，請他四處打聽一下，有沒有人摔死在路上的，有沒

有人讓洋台壓死的，有沒有人讓汽車撞死的——朱科員，昨兒晚上我跟太太吵了。

朱 跟太太吵幾句，何必放在心上？我同太太結婚二十年了，也時常要吵，不吵不算親熱。金科長，還是

請你先審問案子吧。

金 審問案子？你看這會兒我還有心思審問案子嗎？

朱 有有。（拉着金進審問間。金海自幕後上，像是氣都透不過來。）

海 好容易才把這四個犯人押了上來！（見祥福）喂，你又來了。

祥 唔。（兩人對面立着，各擦着額上的汗）嘿，你似乎熱得很！

海 嘿！你也不見得風涼吧。

祥 我找着兩位女的，找了一個早晨了。

海 我看守兩位女的，看守了一個早晨了。

祥 找來找去，連影子都不見半個。

海 要是我早知道，我該把我們這兩個借給你用好了。

（幕後發出金太太與蓮珍的尖銳的聲音。）

祥 這是怎麼一回事？

海 這是我們的那兩個。別管她們，比起昨兒晚上吵鬧的情形，這會兒好得多了。喂，朋友，我來問你，你

們老爺（手指額）這兒有什麼毛病沒有？

祥 我想沒有什麼——你幹麼問？

海 我有一個特別理由。要是他沒有神經病，他幹麼在鼻樑上面刮鬍子呀？

祥 也許你說得對，怪不得他昨兒晚上給了我兩毛錢。

海 給兩毛錢幹麼用？

祥 買鞋呀！

海 哈哈！我說他這兒準有毛病。今兒早晨他一進來，我就覺得他那神氣不對。（又是金太太與蓮珍的尖聲，接着是金科長的嚷聲，再接着一陣雜亂聲。海奔向幕，從縫裏看着）喂，出了什麼事呀？來了！來了！我說的，

你看，他不是發作了？

祥 誰發作了？

海 你們那位有神經病的老爺。讓我走，他們叫我。（向幕後下）

祥 （眼送着金海）老爺怎麼了？一雙手向着犯人幌來幌去的！犯人那兒是犯人啊，原來是太太！

（在雜亂的聲中，朱廷元與金海攙了金科長從幕後上）

金 老朱！老朱！那兩位女的那兩位女的！我認得她們！

朱 認得就認得好了，沒有什麼關係，犯不上替她們難受。

金 沒有什麼關係！你叫我怎麼辦？

朱 要辦的事你都已經辦了。你全按着法律辦的。

金 我辦了什麼事呀？

朱 你根據我的話辦的，一個字兒不換，你認為她們有罪。

金 有罪？

朱 是有罪。你判了她們——

金 我判了她們！那兩位女的！

朱 是的，你判了她們七天監禁，不許用罰金替代。

金 啊，老朱（倒在朱的身上）

第二場

金府的會客室，與第一幕同。

明明踱來踱去，東張西望，徬徨不安，像是等着什麼人。她頻頻自語着「她們會上那兒去呢？」銀妹上，她是來收拾房間的。

明 祥福回來了嗎？

銀 沒有，小姐。

明 他去了那麼久，該回來了。

銀 小姐，你別着急，你一人在房間裏着急也沒用，一會兒祥福回來了，準有消息。

明 你說少爺是跟老爺一塊兒出去的！

銀 是的，太太跟蓮小姐先走，接着老爺也出去了。

明 老爺跟少爺什麼時候走的？

銀 不知道。

明 老爺太太——

銀 老爺太太不要緊，你擔心的是小少爺，小姐，你說是嗎？

明 老爺太太是老北平了，少爺到這兒才個把星期，又是一個才十五歲的小孩兒！

銀 哈哈！你說小少爺年紀輕？人地生疎，據我看他比太太老爺強得多！小姐，你放心，保你丟不了！

明 你說你擔保？

銀 （點頭）唔，我擔保。（有些氣餒）除非——除非——

明 除非什麼？

銀 除非讓汽車撞倒了——

明 啊！

銀 除非那兒的房子坍了——

明 啊！

銀 除非讓警察帶到局裏去了——

明 啊！你別開我玩笑了，你少說幾句吧！

銀 (仍哭喪着脸) 要真是這樣兒——這樣一個可愛的小精靈鬼——別說小姐傷心，我也要哭了！

(雙手掩面作哭狀)

明 銀妹，你胡說！你胡說！

(銀妹掩着手暗笑，明明扭住她。小平搖搖擺擺上，蒼白的臉，亂蓬蓬的頭髮，一夜的疲倦都顯示出來了。)

明 啊！小平兒！

平 (搖晃於椅前坐下) 媽回家了嗎？

明 還沒有。

平 謝天謝地！

明 小平兒，你病了嗎？

銀 病了！

(明明銀妹車了一隻單人沙發來，把小平兒攙扶了進去。)

明 (握了平手) 你怎麼啦，小平兒？你說呀！

銀 少爺，你說呀！小姐替你急了一早晨了。

(小平閉着眼，呻吟了一聲。)

明 他開口了！

(兩人同時俯身側耳聽着。)

銀 他說他頭暈。

明 他沒有說頭暈，他說腿痠。

銀 讓他躺一躺吧。

(兩人讓他躺下，替他脫了鞋。)

平 你們——你們——都替我走吧。

明 他醒過來了。他沒有吃早飯，這會兒一定餓了。

銀 餓？我看他簡直瘦了！我端早飯去。(銀奔下)

平 姊姊，你坐下，我有話問你。

明 (在沙發頭上坐下) 你有話同我說？

平 你說有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一個罪犯的？

明 當然沒有。你幹嗎問這個？

平 啊！我早料到了！算我沒有白辛苦一夜！

明 昨兒晚上你幹麼來的？

平 昨兒晚上我幾乎做了罪犯。

明 你？

平 我說幾乎沒有真的做了罪犯。幾個警察追着我，我逃呀逃呀，他們追呀追呀，不肯放鬆我一步，就是這樣逃呀追呀，鬧了一整夜，你說險不險？（明哭泣着）你爲什麼要哭呢？你該替我高興不是？

明 （仍哭泣着）你心裏沒有我。

平 我心裏怎麼沒有你？因爲我心裏有你，才拼命逃的。姊姊，你不知道，爲了你，我幾乎犧牲了性命，爲了你，我情願跟着洋台坍下來！（明明哭得更兇了，小平有些莫明其妙，窘着）

明 你儘胡鬧——你又不真是十五歲的小孩兒——萬一真有個一長二短——（大哭）

平 姊姊，你別哭了，我答應你以後不再胡鬧好了，從此我改邪歸正。

明 你說得好聽，我不信。

平 我賭咒，不，我寫張字據給你。

明 （回嗔作喜）你寫張字據給我，你怎麼寫？

平 我說我從此改邪歸正，永遠聽你的話，不然的話，你永遠不理我。

明 我不要再寫你這些廢話。拿紙筆來，我說你寫。

平 (走到桌旁坐下) 好, 你說

明 「我——馮小平已與金明明訂婚——」

平 (寫着) 啊!

(銀妹上, 端着一盤餛飩, 一盤餅。)

銀 (自語) 老爺, 太太這會兒還沒回來, 小姐就沒有放在心上。(向平) 少爺, 請用早點。

明 噓噓! 等會兒, 少爺正寫着非常重要的字據。

銀 (靠窗) 誰來了? 門口停着一輛車。

平 準是媽回來了! (拾了鞋奔下)

明 (持了紙追着平) 小平兒, 你還沒有簽字! (下)

海 (門外) 讓我來扶着你。

(銀妹開門。)

銀 老爺回來了! (金海扶着金問陶上, 走向沙發椅坐下, 金呻吟了一聲) 啊, 老爺怎麼了?

海 (向銀) 沒有什麼, 你去倒杯熱茶來。(銀妹下)

金 (歎氣) 啊!

海 金科長, 您別不高興了。放開點兒, 這樣的事, 做丈夫的差不多都遇到過。這會兒您沒有什麼了吧?

我得趕回局裏去，看看他們有沒有去把張科長請來。

我的太太呀！我的太太呀！

啊，金科長，七天算得了什麼？有許多丈夫儘願讓他們的太太關上一年半載的！

金海，你走你的。

是，科長。（銀妹端茶上，海拿了茶想自己喝）你家老爺好多了。

（把茶搶下）到門外等着我去，我倒好的給你喝。（銀妹把茶放在金前面，與金海同下。）

我的太太同陳文奎、陳文奎帶了我的太太在春明飯店吃宵夜，而我在家里——該在家里好好睡着啊！太不像話了！

平（在門口伸首探了一探上）爸爸，你回來了。

金（驚起）小平兒！

平你在那兒打住的？

金我在那兒打住的？你看我不把你打個半死！

平為什麼要打我？

金爲的你害得我太苦了。我快是五十的人了，從沒有胡鬧過一次，昨兒晚上的事，全是讓你帶壞的，你敗壞了我的名譽，你這小混蛋！你看我還能饒你嗎？（雙手按住平的頸）你說，你幹嗎在狀元街犯

我摔掉自己跑了？

平 因為我看警察快要追上你了，我才走了叉路，好讓他們追着我，把你放了。

金 真的嗎，小平兒？（拍平的肩）好孩子，我錯怪了你了。

平 那末你沒有讓他們捉住？

金 沒有。不過你知道在春明飯店遇見的那兩位女的是誰？

平 不知道，你知道嗎？

金 我知道嗎！她們是你的媽同你的姨媽！

平 原來是媽同姨媽哈哈！哈哈！（笑得手舞足蹈）爸爸，你說，這多好玩兒！

金 好玩兒！她們叫警察帶到局裏去了！

平 （突然嚴重）媽？

金 並且經過了局裏司法科長的審問，認為有罪。

平 有罪？

金 七天的監禁。

平 啊！（戴上帽子，立刻望外奔。）

金 你幹麼去？

平 去把媽救出來，打死那個混賬的司法科長。

金 小平兒，你回來。那司法科長已經够可憐了，他不過盡職吧了。

平 盡職？把另外一位科長的太太送進監牢裏去，你說是盡職！連同行的情面都不講，這還算得是人來，跟我來！那一個警察局？

金 東單分局。

平 誰是那兒的司法科長？

金 是我！

平 你（雙手扭了金臂，搖着）你敢把我媽關起來！走，跟我走！你把她放出了便吧……（他正拖着金走向門的時候，張頤年喘着氣上。）

張 老金，什麼事呀？

平 （索性把張也拖着）走，跟我走！把我媽放出來！

張 放手，孩子！你媽已經出來了！我救她的。

金 平 出來了？

張 你病倒了，朱科員就派人請了我去。等我到了局裏，朱科員已經從你家人那兒發現那位女犯人（向金）就是你的太太。

平 別嚕囉了，往下說！

張 我想這可不行，我非把她們救出來不可。（向金）老金，我可不像你那樣兒一來就講良心。混賬的良心好，往下說！

張 （取出煙）我先抽一根煙——

平 （把煙搶了過來）你說完了再抽不行嗎？

張 我對朱科員說：「金科長審問的時候，在法律上說，精神已不健全，我要把這案子重新審問。」

平 算你聰明！

張 我真的重新審問了。你們可知道我從春明飯店的李經理口裏，又問出了什麼事？

平 金 又問出了什麼事？

張 我問出了馮小平這個小搗蛋在春明飯店開着一間房間。

平 這用不到你來報告我。

張 並且我問出昨兒晚上這姓馮的小搗蛋同了長安銀行一個姓史的壞傢伙到過春明飯店。

平 對對，你往下說！抽根煙卷兒。（遞上煙）

張 （抽煙）我想法律上雖然禁止飯館及一切飲食店在下午十二時以後營業，但並不止人民在旅館中開房間通宵招待親戚朋友。

平 原來如此！

張 所以我在庭上說「這兩位先生同這位太太同小姐像是住在春明飯店的一位客人的親屬。」他們是親屬呀！

張 「出事的時候，他們都在一間房內。」

金 是呀，我們是——我說他們是在一間房內呀！

張 所以我當庭宣告本案事實已經明了，着即令馮小平前來本局認明被告是否其親屬。

平 張老伯，你算是一個大大的好人！（平下）

張 我把警察們責備了一頓，說他們多事以後，立刻把兩位女的就當庭釋放了。

金 那末那兩個男的呢？

張 很不幸，好像在我未到以前，朱科員已把他們送進監獄裏去了。

金 好極了！他們原是無惡不作的流氓！

（小平與明明上）

金 明明！

明 爸爸！

平 爸爸，剛纔你同我的誤會，我同你的誤會，都已煥然冰釋了，媽也快回來了。在媽沒有回來以前，我

有椿事情要同你提一提。

金 什麼事？

平 關於姊姊同我的事。

金 你與明明！

平 唔。我愛明明，明明也愛我，現雙方已經同意——

金 小平兒，你太胡鬧了！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平 媽說我是十五歲——

明 爸爸，年齡是從來不妨礙愛情的。

金 明明，他說你愛他，是真的嗎？

明 是真的。

平 爸爸，你知道我從來不撒謊的。

金 明明，你瘋了！你去愛上這個小流氓！

明 爸爸不是常對我說他是好孩子嗎？

金 你沒有知道昨兒晚上的事。

明 我全知道了，不過他已經對我保證從此改邪歸正了。

平 並且立有字據爲憑。

金 明明，你信他的！你別去上他的當！

平 對於太太小姐，我從不讓她們上當。

金 張科長，你聽見了沒有？這是個什麼世界！孩子們奶水都沒有吃足，就談戀愛了！

張 哈哈！現在原是小孩兒的世界！

平 張伯伯，你是有經驗的媒人。

明 張伯伯，你是我們理想的媒人。

（銀妹上）

銀 太太同蓮小姐回來了！怎麼是這個樣兒了！

平 媽來了！昨兒晚上的事，爸爸，你去向媽解釋吧。

（平拉了明明急急下。金太太與蓮珍上，兩人臉上都顯得憔悴疲乏，不過仍是氣烘烘的。）

金太太、蓮珍 （兩人倒在張的肩上）嗚——嗚——嗚——

張 金太太，周小姐，你們怎麼啦！

金太太 救命的恩人！

蓮 我們該怎樣報答你！

金太太 我那孩子好嗎？

張 他——好得不能再好了。

金太太 那末那個把他的太太同姨妹送進監牢裏去的人呢？

張 噢！老金——唉——他——

金太太 他經得起他的太太同他說幾句話嗎？

張 最好不要，他的病也許要復發的。

金太太 我寧可冒這個險。

蓮 (看見飽子與芝蔴餅) 飽子！

金太太 芝蔴餅！(兩人大吃)

金 (走向其妻，擺出很莊嚴的神氣) 瑞珍！

金太太 (立了起來，口裏銜着餅) 金問陶！

(蓮珍端起了飽子和餅，走向門。)

張 (也走向門) 讓他們倆個去講個明白吧。

蓮 唔，讓他們去講個明白吧。(張與蓮珍下。)

金 你還有臉來見我嗎？



金太太 你還有臉見任何人嗎？！你把你自己的妻子，爲了推了警察一下的小事，送去坐監牢！

金 我不知道是你。

金太太 你一定要戴上眼鏡才認得你太太嗎？難道我的聲音你就聽不出了？

金 公事只好公辦。

金太太 公事！下次恐怕要輪到我辦公事了，你當心！

金 恐怕還是我先辦。

金太太 你說你爲什麼你前頭一個太太死了，過了十年才結婚？

金 也許是爲的沒有遇見一個漂亮的寡婦。

金太太 說得多好聽！我看是爲的你捨不得那種無拘無束的荒唐生活。

金 沒有的話，每天晚上我只下下棋。

金太太 你不能一個人兒下棋。你那藏藏躲躲的本領不小呀！

金 都是你那孩子教的。

金太太 昨兒晚上你就選定下面有女人的一張桌子。

金 啊，扭我胳膊的是你，還是蓮珍？

金太太 是我扭的，蓮珍一人躲在另一個地方。

金 我想你該知道，我躲在桌子下面的行爲是十二分規矩的。

金太太 我沒有注意，那時候我太慌張了。

金 說話不肯着實——你同其他女人一個樣兒。

金太太 其他女人的脾氣，你倒摸得清楚！

金 我的太太不能瞞了我，我同一個下流的律師來往，我們乾脆離了吧。

金太太 聽你的便，我想這也是歸你們局裏辦的？

金 我立刻去請一位律師來。

金太太 不說別的，單爲了我的孩子，我也不能不離。有了你這個壞榜樣，以後我還能管教我的孩子嗎？

金 你的孩子！我全讓他害的。他來這兒不滿十天，可是他教會我賭錢，他教我在上海市場上投機，他教我怎樣用錢塞住用人的口，他教我怎樣撒謊，警察來了，他又帶着我往那兒跑。

金太太 你說是小平兒！

(小平兒上，已換了衣服。)

平 (喜氣洋洋) 媽，你回來了嗎？

金太太 你這壞東西！你敢在春明飯店開房間？

金 原是爲的想把房間退了，昨兒晚上，我才上春明飯店去的。

平 媽，你別冒火兒！你須記得幸虧我開了房間，才把你們都救了。

金 可是你害了我！

平 我知道我害了你，可是做人面面兒討好是多難！媽，你別怪爸爸了，算我的不是吧。

金 小平兒，你賭一個咒，好讓你媽相信。

金太太 不用，不用。他——小孩兒不會賭咒。問陶，現在我明白了，病根也許在我自己身上，我對你太不坦白了。問陶，你覺得你孩子有什麼特異的地方嗎？

金 多的是。

金太太 你不覺得他太懂事了嗎？

金 有時候。

金太太 啊，不過他也太胡鬧了。（握了金的手）問陶，你們男人老以爲女人是天上下凡的仙女，要是女人永遠不老，女人也許真是仙女。這使女人爲難極了。問陶，我欺騙了你。

金 啊，我知道！你同陳文奎！

金太太 不是陳律師，你再別胡思亂想了！小平兒在民國六年認他做了乾爹的。

金 民國六年？

平 民國六年？

金平 （曲着手指數着）民國六年，七年，八年……

金太太 你們別數呀！小平兒，你走吧！（向金）去年你同我在北海公園第三次會面的時候，你對我說「馮太太，你看上去真年輕，不過二十來歲那麼的。」

金 我記得我說過的。

金太太 你不知道這些話讓一個兒子已經是十九歲的女人聽了，她心裏是怎樣難受。（金與平又曲指計算着）別數呀！問陶，別數呀！你的話害了我。我取出了鏡子照着，心裏想着「問陶已經是快五十的人了，我——一個女人，何必在年紀上面跟他競爭呢？他早已跑在我前面了，我索性大方些，讓他更跑到前面去吧。」我繞了幾個灣兒，讓你相信我是十五年前嫁給姓馮的，那時候我不過是三十二歲。

金 原來你不止三十二歲！

金太太 你不要見怪，我不過缺乏一般女人喜歡誇大的通病吧了。

金 那末陳文奎呢？

金太太 陳律師知道我很清楚。我想我們過着很快樂的日子，別讓他來揭穿了，害得大家不快樂，那是多犯不着！昨兒晚上我特地去關照他的。問陶，我想你一定可以原諒我的罷！

金 當然，當然。不過昨兒一晚你長了五歲，我怎麼能相信你明兒不再長上五歲呢？

金太太 沒有的話，以後我永不再哄騙你了，問陶，除非是無關緊要的小事兒。（取出粉盒照着鏡子，拍着粉）啊，在局裏住了一晚，我簡直老了十年！

金 啊！

平 媽，你替我加上五歲，我不但原諒你，我還要感激不盡，因為你知道我同明明雙方已經同意——

金太太 你同明明！

平 爸爸已經答應了。

金 胡說！我沒有答應。

金太太 小平兒，你反了！你多大歲數了？配得上談戀愛！

平 啊！我多大歲數了！

金太太 你媽結婚才一年的功夫，你就不肯顧一顧你媽的面子？小平兒，我不許！

金 我也不許！

平 要是媽同爸爸都不答應，那我只好去求我們的媒人了。（下）

（陳文奎與吳錦文上。）

陳 （氣哄哄）喂，老金！

金 啊，文奎兄！

陳 你知道我是那兒來的？

金 逢場作戲，請你別放在心上。

陳 坐監牢也是逢場作戲！

（周蓮珍上，奔向吳錦文。）

蓮 錦文啊，想不到你也來了！

吳 （幾乎哭出來了）我以為我永遠見不着你了。（摸着短鬍子）蓮珍，在局裏過了一夜，你覺得我老了嗎？

蓮 （在臉上拍着粉）我們都沒有老。

（張學琴上，回頭與小平明明耳語着；等張走向前時，平與明躲入屏風後。）

張 開陶，我剛纔發現，昨兒晚上從春明飯店逃走的想不到就是你！
陳 什麼？

張 這簡直太不像話了！

陳 老金，你是自作孽，活該！

張 警察局的面子都讓你一個人丟盡了！

陳 你還要罵我行爲不檢點呢。

張 (突然擺出上司審問的神氣) 金問陶,你承認昨兒晚上溜走的就是你嗎?

金 敵職一時糊塗,張科長。

張 你身爲司法長官,而竟知法犯法,你想我是否該嚴辦?

金 聽憑張科長發落。

張 姑念你尙係初犯,你若答應我兩件事,我就從寬發落。

金 請張科長吩咐。

張 第一,自今以後不許你再提及你太太的年紀。

金 是,張科長。

張 第二,你自身行爲不檢,自甘墮落,對於子女婚姻已無權過問,應聽子女自由主張。

金 啊!

(小平與明明自屏風後出向張道謝。)

平明 謝謝張伯伯!

金 (擦着額上的汗) 倒便宜了你這小子!

張 (笑着走向金) 老金,害你虛驚了。你看我這媒人做得怎麼樣?

金太太 小平兒，你太沒有心肝了，你存心同我過不去，要顯得我老了，是不是？
平 (唱) 媽媽呀，你不必傷心。

你還是十分年輕

一個人的老與不老

全看一個人的性情

老了又有什麼要緊

只叫我們相愛相親

我們不要傷心

我們永遠年輕

你不見那雁來紅

越老越紅到了心

明 (唱) 爸爸呀，你不必傷心

你也十分年輕

一個人的老與不老

全看一個人的性情

合

唱

老了又有什麼要緊

只叫我們相愛相親

我們不要傷心

我們永遠年輕

張

我們不要傷心

我們永遠年輕

不見那雁來紅

越老越紅到了心

——幕——

後記

這是根據 A. W. Pinero 的 *The Magistrate* 改編的。該劇一八八五年三月在倫敦 Court Theatre 上演，立即大紅，演過了三百場，連夏季內都沒有停。同時還有三個劇團在英國的鄉鎮中演着。九月中 Pinero 去美，接着在紐約與波士頓也上演了，都演了很久的時間，尤其在波士頓，以後每逢英國喜劇季節上演一回。在德國，在奧國，在捷克，也經常演出，捷克人像是非常喜歡這個戲。

這算不得是 Pinero 的代表作，也不屬於品格最高一類的戲；不過它是 Pinero 的成名作，在英國的喜劇裏，也自有它的地位，在戲劇技巧的運用，更是無話可說的。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劇本總匯
名作如林
藝壇盛事
美不勝收

劇本叢刊

主編

孔另境

姚克	姚克	李健吾	李健吾	李健吾	吳仞之	佐臨	朱端鈞	石華父	石華父	石華父	孔另境	孔另境	孔另境	孔另境	方君逸	方君逸	方君逸	王文顯
楚霸王	霸王	風流	喜相逢	花信風	賺吻記	樑上君子	圓謊記	雁來紅	孔雀屏	晚雀安	鳳還巢	春秋怨	沉箱記	李太白影	花弄天	離恨芳	銀星夢	
顧仲彝	顧仲彝	顧仲彝	顧仲彝	魏于潛	魯思	魯思	魯思	魯思	鄧昭暉	楊絳	楊絳	袁牧之	袁牧之	洪謨	周貽白	周貽白	胡導	
野火	野火	新見光	重見光	三頭金	愛天戀	藍天戀	狂歡之夜	十字街頭	妻妾如意	弄真成假	稱心如意	鐘樓怪人	富貴浮雲	閨第光臨	陽關三疊	綠窗紅淚	銀海滄桑	

羅曼羅蘭戲劇叢刊

賀之才譯

▲李柳麗	▲理智之勝利	▲哀爾帝	▲聖路易	▲愛與死之賭	▲羣狼	▲丹東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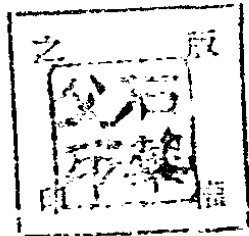
俄國名劇叢刊

譯信芳

柴雪夫	斯基	斯基	托爾斯泰	安德烈夫	奧斯託洛	高爾基	卡泰耶夫	果戈里
櫻桃園	少校夫人	黑暗之勢力	大學教授	大雷雨	下層	新婚交響曲	欽差大臣	

世界書局發行

JUN 23 1945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四集

雁來紅

實價國幣三百元

外加運費匯費

著 者 石 華 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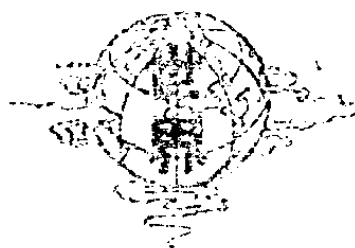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91001

Se 23 1045



4.6

0-2

